

資治通鑑綱目續編

香溪馬雲淇藏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八

後學 餘杭 周 德恭 任 發 明

後學 雲間 張 時 恭 廣 義

起戊辰宋寧宗嘉定元年盡
甲申宋寧宗嘉定十七年 凡十七年

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春正月以史彌遠知樞密院事○王柵

還自汴三月以韓侂胄蘇師旦首界金

辰戊

柵至汴請依靖康故事世為伯姪之國增歲幣為三十
萬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侯和議定後當函首以
獻完顏匡具以柵言奏于金主璟璟命匡移書索韓侂
胄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為銀三百萬兩會錢象祖
移書金帥府喻以誅韓侂胄事柵未之知也一日匡問
柵曰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柵曰已十餘年平章國事才
二年耳匡曰今欲去此人可乎柵曰主上英斷去之何
難匡顧之而笑和議始決遣柵持書求函侂胄首以贖

淮南補還言于朝詔百官議吏部尚書樓鑰曰和議重
事待此而夾姦完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命臨安府斷
棺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界金之事遂以
侂胄及師旦之首付王柎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

發明

嗚呼宋事至此浸不可為大抵為國之道當以
自強而勉於為善則國之大小不足計也致堂

胡氏曰有父之讐忍耻不報則曰春秋貴息兵以華
夏之尊臣服仇虜則曰文王事昆夷宋自高宗以迄
於今武功之不競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國勢之不振
未有踈於此特者也姑即和虜一事觀之開禧啟黨
兵連禍結淮南陝右相繼陷沒民之死於鋒鏑者不
可勝計而竟不能與之一决徒以遣使連有丐求和
好欲增歲幣則不吝增之欲得首謀則以首界之如
子事父罔敢違逆殊不知國體之損亦多矣當時樓
鑰諸臣以為姦完已斃之首又何足惜然亦誤矣蓋
已斃之首固不足惜一國之體誠為可惜界之以首
其如國體何然則宋之君臣奚若是之愚
哉綱目書此文無貶詞乃所以深貶之爾

廣義

二姦死首固不足惜與
之適足以弱國體耳

復秦檜爵謚

廣義

和議乃檜亡宋之術非為宋之本心也宋人至
此尚不覺悟悲哉或云此舉畏金其言然矣

○臨安大火

火凡四日焚御史臺等官舍十餘所民舍五萬八千九
十七家城內外亘十餘里死者甚衆城中廬舍十燬其
七百官多僦舟以居民訛言
相驚亡賴因而縱火為姦

發明

秦檜權姦誤國得以棺槨全終不為不幸又何
天下之公議於茲而復抑何禮耶然追奪之者必悟

和議之失耳前日之奪是則今日之復為非今日之
復是則前日之奪為非寧宗必居一於是矣當時關
政匪一與屑上以復秦檜之爵謚為事哉秦檜之爵
謚甫復臨安之火隨見夫以賊檜之見絕於天而
災異承之速於桴鼓之相應此蓋人神共憤特假此
以示宋不宜追復焉爾惜乎寧宗不足
以語此也綱目比而書之其義自見

夏六月金人來歸大散關及濠州

王桷以韓侂胄蘇師旦首至金上主璟御應天門備黃
麾立仗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于通衢令
百姓縱觀然後添其首藏于軍器庫遂命完顏匡等
罷兵更元帥府為樞密院遣使來歸大散關及濠州

衛溼罷○林大中卒○秋七月召丘密同知樞密院事未

至卒

密儀狀魁傑機神美悟嘗慷慨曰生無以報
國死願為猛將以殺敵其忠義蓋天性也

八月以婁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同知院事

鑰持論堅正忤韓侂胄意奉祠累年機初為太常少卿
侂胄開邊機曰恢復之名非不美今人才難得財力未
裕萬一兵連禍結奈何鄧友龍曰不逐此人則異議無
所回遂斥外及入樞府時干戈甫定信使性來機裨贊
之功為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
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

廣義

機鑰並用可謂得人文
無美辭而美自見矣

賑江淮流民

出米二十萬石錢一百萬
縉命江浙制置司賑之

九月金遣使來和議成

下詔以和議成諭天下呂中曰和戎國家之不得已也
然必有以折其氣而後可以要其成今嘉定之和虜有
求於我歟我有求於虜歟彼欲得權倖之首則與之彼
欲增歲幣之數則與之屈已而和皆由於我犬羊巧詐
寧無易我之心乎未及數期渝
盟犯順然則和議詎可恃邪

發明

後開禧至是宋遣使如金往來不一必飽其欲然
宋金不共戴天之讐累世偷安固無足齒然縱不能
定鼎于中原亦當保境自守勿與通和以示不忘大

讐可也夫何既啟虜釁仍又乞盟屈已於戎有求必
得意以讐不可復虜為可信女真之志遂矣其如宋

室何哉在公與齊通好君子以為親仇讐而譏之宋之和金奚異於是直書于冊深貶之也

冬十月以錢象祖史彌遠為左右丞相雷孝友知樞密院事樓鑰同知院事婁機參知政事○金主璟卒衛王永濟立

永濟世宗第七子也金主無子疏忌宗室以永濟柔弱鮮智能故愛之欲傳位焉會永濟自武定入朝金主已感疾遂留不遣金主殂元妃李氏黃門李新喜平章政事完顏匡等定策奉永濟即位

廣義 觀分注所載則知女真之運其衰矣乎噫女真之衰蒙古之盛天胡福夷狄而禍中國之若是哉

贈趙汝愚太師沂國公

謚忠定後進封福王

發明

汝愚輔相光宗有奠安宗社之功固非他相比也然誣構諛忌以殺其身至是追復官爵加以褒贈是亦公論之不察

十二月錢象祖罷

二年

金主永濟大宋元年

春正月以樓鑰參知政事章良能同知樞

密院事宇文紹節簽書院事○夏四月金主永濟殺其故

主璟妃李氏

初章宗遺詔內人有娠者二人生男則立為儲貳平章政事僕散端承金主意奏先帝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已逾期范氏產期合在正月今醫稱胎形已失願削髮為尼金主乃以范氏損其遺腹詔中外而殺元妃李氏承御賈氏以僕散端為右丞相

發明

永濟章宗之弟李氏章宗之妃永濟承章宗之統其可因諫而殺兄之妾乎蓋官人損胎又非

李氏之故永濟不能察理無辜殺之則是傷其故况
之情矣正名定分永濟安得而擅殺哉故綱目斥名
而書殺所以
深罪之也

廣義 永濟初立即肆殘忍而自
斬其澤豈能享國久乎

五月起復右丞相史彌遠

彌遠以母憂歸治喪太子請賜
第行在令就第持服以便咨訪

發明

未有書起復者書起復何譏也非有金革之事
奪人之喪自奪其喪皆非矣故雖以舊職起復

而書若新職者所以志其非金革也然起復由君終
喪由臣苟能力辭不起寧宗安得而強之乎蓋由慕
富貴之心勝茂禮法之心輕一聞起復怡然就道畧
無可否於其間者豈不深可哀哉直書起復其惡自
見矣

廣義

大抵居廟堂而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宰相
之重即唐虞之百揆有周之冢宰故百官焉以

表率庶民焉以仰賴為上為德為下為民社稷之安
危係焉生民之休戚關焉誠所謂禮樂之原風化之
本也詩云赫上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乎一有漏蔽
則上無以正君下無以善俗所謂辟則為天下僂者
此也况孝為百行之源相乃百僚之倡烏可棄衰經
以饗富貴而犯不韙之名乎且明王之倡烏可棄衰
獨不思曰三年通喪貴賤無間孝宗能行三年之喪
士庶賢之光宗不肯成服人心離貳吾為首相奚可
冒哀匿服不與天子相唯諾耶縱不愧于人獨不愧
于心乎蓋心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本根此心既忍
為此則何事而不可忍為耶其流毒至于殺濟王者
此其心一念之忍故也厥後執政起復恬不知耻動
以彌遠藉口甚則至於賈似道復以亡宋
者皆彌遠之作俑也居是位者可不鑒諸

蒙古入靈州夏主安全降

夏自是
益衰

秋八月罷四川宣撫司○冬十二月畏吾兒國降于蒙古

畏吾兒唐之高昌也

三年金大安夏四月朔日食○秋八月夏侵金葭州

夏自天會初與金議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至是為蒙古所攻求救于金主永濟新立不能出師夏人怨之遂侵葭州金慶山奴擊敗之而去

冬十二月婁機罷

機立朝能正言好稱獎人才不遺寸長訪問賢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采取至是以老罷

蒙古侵金

金主末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問金使曰新君為誰使曰衛王也蒙古主遂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為之邪何以拜為即乘馬北去金使還言永濟怒欲俟蒙古入貢就害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統益嚴兵為備數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金人皇主遂禁百姓傳說邊事

發明

真之漸弱也侵者潛師入境之謂自是兵連禍結而浸為猾夏之謀矣故特謹而書之

廣義

金虜之亡其兆于此矣邊事之報是豈當禁者耶其禁百姓傳說邊事者即後唐怕見石即之說也夫

四年

金大安三年

春三月臨安大火

焚省部等官舍延及太廟詔遷神主于壽慈宮三日火息仍還太廟省部皆寓治驛寺焚民居二千七十餘家

發明

臨安大火至是屢見矣嘉泰元年一書然前之所驗者為佐胃擅權開邊啟釁而祭此之所驗者為夷狄浸強漸為宋息之應嗚呼禍患未形而災異先見無非欲

世主兢兢業自強勉於為善故耳宋之君臣方且堅與虜盟常致歡好而致邊事於不問豈有災異頻仍視為常數而般樂怠傲者尚與論治國之道哉一書再書存後鑒也

夏四月金使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

初金納哈買住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于金主金主曰彼於我無釁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敵女而造箭製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借馬力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因之及蒙古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濼以進金主始恐釋買住而遣西北路招討使粘合上打求和蒙古主不許金主乃命平章政事獨吉千家奴參知政事完顏胡沙行省事于撫州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行樞密院事以禦蒙古

廣義

抑觀阿骨打之造金也何其智勇之多未濟之繼世也何其愚弱之甚噫此豈人之所能哉今也金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昔也汴宋求和于金人金人亦嘗不許孰謂天道之不好還也哉

六月遣使如金不至而還

賀生辰也時金有蒙古之難不暇延使者至涿州而還尋詔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謹飭邊備

發明

昭二卜三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君子明其有疾乃復殺耻也寧宗遣使如金固多而一見止不得入以中國之胄萬乘之君執幣帛脩夷狄之好而不見納斯亦可耻矣胡氏曰有耻而後能知憤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為善為善而後能立身立身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寧宗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夷狄此正憂患疾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耻自強之心其國勢陵夷終於不振其自取之哉

秋八月夏主安全卒族子遵頊立

遵頊改元光定號安全曰襄宗

蒙古攻金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棄城遁金西北諸州皆降蒙古

金獨吉千家奴完顏胡沙至烏沙堡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拔烏沙堡及烏月營蒙古主乘勝破白登城遂攻

西京凡七日胡沙虎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遁去蒙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追至翠屏口遂取西京及桓撫州蒙古主復遣其子木赤察合台窩闊台三人帥兵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由是金德興弘州昌平懷來縉山豐潤密雲撫寧集寧東過平樂南至清滄由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降于蒙古

發明

胡沙虎既為留守親強兵當蒙古驟至之時正委身報國之日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此自

明而乃效匹夫之行遁逃苟免不亦耻乎由是西北諸州皆降蒙古其罪可勝誅哉特書棄城遁所以著其不知命之罪也金氏之亡於茲决矣

而
去
閏九月金兵禦蒙古敗績于會河蒙古遂入居庸關大掠

蒙古主既破撫州休士牧馬將遂南向金主復命招討使完顏九斤監軍完顏萬奴等率兵號四十萬駐野狐嶺以備胡沙率重兵為後繼或謂九斤曰蒙古新破撫州方以所獲賜其下馬牧于野當乘其不虞掩擊之九

斤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為計萬全蒙古主聞之進兵于權兒背九斤遣麾下明安問蒙古卒兵之故明安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主遂與九斤等戰金兵大敗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蒙古乘銳而前胡沙畏其鋒不敢拒戰引兵南行蒙古兵踵擊之至會河堡金兵又大敗胡沙僅以身免走入宣德蒙古兵乘勝薄宣德遂克晉安縣遊兵至居庸關守將完顏福壽棄關遁蒙古兵克之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得輒出城蒙古遊兵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誓死迎戰蒙古兵損折頗多遂襲金群牧監驅其馬而去金主乃止命秦州刺史木虎高琪屯通玄門外尋降胡沙為咸平路兵馬總管將士以其罰輕由是益不用命

發明

春秋之法言敗不言戰均敵也書金兵禦蒙古敗績于會河所以惡金主失道故以金兵自敗

為文行師之道當得老成之人今以四十萬眾而無所統又以小人臨之取敗之道也夫以步騎四十萬之眾一旦無故而敗績然則金之不亡豈有是理乎大掠而去所以賊蒙古金有精兵而人不用命師徒挽敗國勢漸危悲夫雖然金虜憑陵中國盜竊土宇人神共憤今而蒙古之侵殆亦天意假手以償猾夏

之罪耳夫豈偶然之故哉

冬十一月朔日食○金以徒單鎰為右丞相紇石烈胡沙虎為右副元帥

鎰為上京留守聞中都戒嚴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古孫兀也將之入衛金主嘉之徵拜尚書右丞相先是鎰上言曰自國家與遼鞏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亡失參政梁瑄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金主從瑄謀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及失三州又聞東京不守金主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我見丞相相耻哉○胡沙虎之棄西京而還也至蔚州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人入紫荊關殺來水令至中都金主皆不問以為右副元帥胡沙虎益無所忌憚自請兵二萬北屯

德金主與之二千令屯媯川胡沙虎不悅

金益都揚安兒兵起

初益都人揚安國少無賴以粥鞍材為業市人呼為揚鞍兒遂自名揚安兒泰和中金人南侵山東無賴往相聚剽掠命州縣招捕之安兒時為群盜亦請降隸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及蒙古兵薄中都詔招鐵克敵戰軍得千餘人以唐括合打為都統安兒副之以戍邊安兒至鷄鳴山不進亡歸山東與張汝楫聚黨攻劫州縣殺掠官吏山東大擾

發明

按劉氏書法曰兵起何盜也盜也曷為以兵起書金故狄也然則曷為不書起兵衆詞也與起義者微異矣夏人象古侵不書寇盜不書盜皆所以賤而外之之詞也綱目之攘狄嚴矣哉後書起兵亦此倣

五年

金崇寧元年

春三月金紇石烈胡沙虎有罪放歸田里

申壬

胡沙虎欲移屯南口移文尚書省曰韃靼兵來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為可憂十二關建春萬寧宮且不保金主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

蒙古克金宣德府

蒙古主既克宣德遂攻德興府坎壩而登金人禦之蒙古兵不利蒙古主第四子拖雷與赤駒駙馬復擁楯先登而射之金兵引却蒙古遂盡拔德興境內諸城堡而去金人後守之

夏五月安南王李龍翰死其壻陳日熨襲主國事

龍翰卒子吳昆嗣尋卒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其壻陳日熨因表取之李氏自公蘊八傳凡二百二十餘年而

金河東陝西大饑

斗米錢數千流孳滿野

發明

胡氏曰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

四境洶上生民塗炭河東陝西根本之地而乃斗米錢數千流孳滿野兼之兵戈四起魚肉群黎金之業亦殆矣哉即綱目之所書驗金國之得失則人心天命可以觀矣

金泰安劉二祖兵起掠淄沂州○秋七月雷雨太廟屋壞

權直學士院真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籍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驚及於宗廟者魯之展氏大臣耳已卯之異春秋猶謹書之蓋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為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無聞焉或者固已妄議陛下務為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臣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母以泰養安逸為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口消矣

發明

文十三經書世室屋壞君子譏其怠慢蓋太廟天子祖宗之廟也書太廟屋壞譏久不脩也何

以知其久乎自常時不雨則無壞道也雷雨於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凡此皆志寧宗怠慢不謹事宗廟以致宋室衰削之由垂戒切矣

廣義 德秀之疏可謂通天人之至言也寧宗得此而不知省其無敬天之實可知已書曰達于上下

敬哉有土寧宗何足以知此

六年 金至寧元年九月以後宣宗珣真祐元年 春正月宇文紹節卒○三月樓

鏞罷○故遼人耶律留哥取金遼東州郡自立為遼王

留哥契丹人仕金為比邊千戶蒙古兵起金人疑遼遺民有他志留哥不自安遁至龍安聚眾至十餘萬自為都元帥遣使附于蒙古金遣胡沙率兵往攻留哥大敗之遂自立為遼王改元上統蓋有遼東州郡遂都咸平

發明 書故遼人子義也遼為金滅不共戴天苟能倡義復君之地者亦綱目之所予留哥遼國之曾

既取故地自立為王少延遼國之祀豈不深可取哉故書予之綱目急於復讐之意切矣

夏四月以章良能參知政事○五月夏侵金保安慶陽○

金主永濟復以紇石烈胡沙虎為右副元帥秋八月胡沙

虎弒永濟而立昇王珣自為太師尚書令都元帥封澤王

金主復用胡沙虎使將兵屯燕城北徒牟鎰切諫不聽胡沙虎與其黨完顏醜奴蒲察六斤烏古論奪刺等謀

作亂會金主以蒙古兵在居庸關而胡沙虎日務馳獵不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至胡沙虎怒遂妄稱知大興

府徒牟南平謀反奉詔入討分其軍為三由章義門入自將一軍由通玄門入恐城中兵出拒先遣一騎馳抵

東華門大呼曰韃靼至北關已接戰矣既又遣一騎往

亦如之乃使其黨徒牟金壽召徒牟南平南平不知行

至廣陽門胡沙虎遇之於馬上手刃殺之完顏石古乃

聞亂召兵五百迎戰不勝皆死之胡沙虎至東華門護

衛斜烈乞兒等納之胡沙虎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召聲伎與親黨會飲明日以兵逼金主出居衛邸遣武衛兵二百固守之胡沙虎欲除拜其黨令黃門入宮收璽尚宮左夫人鄭

氏掌寶璽拒之曰璽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何為
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且不保况璽乎御待當思自
脫計鄭氏厲聲罵曰若輩官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
以死報反為逆豎奪璽邪我死可必璽必不與遂瞑目
不語黃門乃還胡沙虎復遣人奪取宣命之寶除拜其
黨數十人丞相徒車鎰時以墜馬傷足在告聞難作命
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
頃軍士索人於閭巷鎰乃還第胡沙虎欲僭位猶豫不
決以鎰入望乃請訪之鎰從容謂曰翼王章宗之兄顯
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胡沙虎
默然乃遣宦者李思中弒金主於邸時完顏綱將兵入
方行省事于縉山胡沙虎誘而殺之因盡撤沿邊諸軍
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遣徒車銘等迎昇王
珣于彰德九月至燕即位立其子守忠為太子追廢永
濟為東海郡侯後
追復衛王謚曰紹

發明

書復以紇石烈胡沙虎為右副元帥貳過之詞
也春秋之法趙盾以不越境而書弒許世子止
以不嘗藥而書弒鄭歸生以俾老懼諛而書弒楚公
子比以不能效死不立而書弒齊陳乞以廢長立幼

而書弒胡沙虎身為元帥親行悖逆執其主于官使
宦者李思中弒之謀立昇王尚復何辭綱目凡專國
之臣於其進爵則必以自為書之况胡沙虎擁兵脅
制弒君立幼天子在其掌握則以自為太師尚書令
都元帥封澤王書之夫豈過哉例以春秋
秋誅心之法參諸綱目之所書而益信

廣義

求濟閭弱胡沙虎暴橫難乎免於其弒矣若然
非蒙古能亡女真女真自亡之耳於蒙古乎何
尤

冬十月蒙古大敗金將木虎高琪于懷來進圍燕高琪還
殺胡沙虎金主以高琪為左副元帥

蒙古兵至懷來金元帥右監軍木虎高琪拒之敗績僵
尸四十餘里蒙古乘勝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不能入
蒙古主乃留可忒薄察等頓兵拒守而自以衆趨紫荆
關敗金兵于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分命應別將兵反自
南口攻居庸關破之出北口與可忒薄察軍合既而又
選諸部精兵五千騎合怯台哈台二將圍守中都方象

古兵至阜河欲渡高橋胡沙虎病足乘車督戰蒙古兵大敗翌日再戰胡沙虎創甚不能出期高琪以亂軍五千拒之高琪失期不至胡沙虎欲斬之金主以其有功諭令免死胡沙虎乃益其兵令出戰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高琪出戰自夕至曉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金兵大潰高琪自度必為胡沙虎所殺乃以亂軍入中都圍胡沙虎之第胡沙虎聞難作登後垣欲走衣絰墜而傷股軍士就斬之高琪取其首詣闕請罪金主赦之因詔暴胡沙虎之罪奪其官爵以高琪為左副元帥一行將士論功行賞

發明

殺者殺無罪也胡沙虎弑君之賊法所必討金不能殺而高琪殺之宜也何不書誅而書殺原情也胡沙虎固為有罪然高琪之殺非誠於討賊者特因師敗懼誅殺之所以避己之罪耳故書殺而不書誅不予其討有罪也金主不別可否遂授元帥之職何其名器之倒施乎然則綱目上書蒙古大敗木虎高琪而下書高琪還殺胡沙虎則其義亦深切而著明矣豈以亂賊之故而遂廢權衡之公哉

廣義

胡沙虎暴橫而弑其主天假手于高琪殺之嗚呼上天豈以夷狄而喪其報復哉

蒙古以史大倪為萬戶屯霸州

時蒙古木華黎統兵侵金所向殘破永清人史秉直聚族謀曰方今國家喪亂吾家百口何以自保既而知降者皆得免乃率里中數千人詣涿州軍門降木華黎欲用秉直秉直辭乃以其子天倪為萬戶領降人家屬屯霸州

十二月夏取金涇州○蒙古分兵拔金河北河東諸州郡

蒙古主留怯台及哈台屯燕城北分降人楊伯遇劉林漢軍四十六都統并鞬韞兵為三道命其子木赤察合台窩闊台三人為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邢洛磁相衛輝懷孟諸郡徑抵黃河大掠平陽太原之間別將薄察等遵海而東破濠蘄大掠于遼西之地蒙古主自將與子拖雷由中道破雄漢清滄景獻河間濱棗濟南等郡引兵復自大口以逼中都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僉往山後防遏悉僉鄉民為兵上城守禦蒙古盡驅去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二遙呼相認由是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

民殺我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卷而去屋廬焚燬城郭丘墟惟大名真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未破

戊甲

七年金真祐春正月章良能卒○三月召安丙同知樞密院事未至改知潭州

丙使所愛吏安蕃何九齡合官軍夜襲秦州敗歸沔州都統制王大才執九齡等七人斬之而訟丙于朝故有潭州之命

金以其故主末濟之女歸蒙古夏四月及蒙古平

蒙古主還自山東屯燕城北諸將請乘勝破燕蒙古主不從遣使諭金主曰汝山東河北郡縣悉為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復迫汝於險天其謂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之怒耶金丞相高琪言于金主曰韃靼人馬疲病當決一戰完顏承暉曰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各居諸路其心向皆未可知我

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社稷安危在此一卒莫如遣使議和待彼還軍更為之計金主然之遂遣承暉求和蒙古主欲得其公主金主乃以東海郡侯少女及金帛童男女各三百馬三千與之蒙古主引歸出居庸關取所虜山東兩河少壯男女數十萬皆殺之金主以蒙古既和大赦其國內

廣義分注云金遣承暉往求和且許以公主歸之金銀男女各五百鳴呼金索宋金銀未已尋以之而許蒙古所謂黃雀利于螳螂而挾彈者已在其後矣天網之密良可畏夫然則書曰及者何以見金人之強弱之勢判矣

金以僕散安貞為山東安撫使○金左丞相徒單鑑卒

金主將遷都于汴鑑曰鑿輿一動此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為後圖策之次也金主不從鑑尋卒明敏方正學問該貫一時名士皆出其門

廣義

徒單鎰諫遷都二策最為有得金主不聽者是自促其亡也而由乎蒙古哉

五月金主珣徙都汴扈衛亂軍叛降蒙古秋七月蒙古復

圍燕

金主以國蹙兵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乃議遷于汴諫者皆不納五月命平章政事都元帥完顏承暉左丞抹撚盡忠奉太子守忠留守中都遂與六官格行蒙古主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為款我之計耳復圖南侵金主至良鄉命護衛亂軍元給鎧馬悉復還宮亂軍怨之遂作亂殺其主帥素溫而推斫吞北涉見札刺兒三人為帥北還完顏承暉聞變以兵阻盧溝斫吞擊敗之軍勢既張遣使乞降於蒙古蒙古主遂遣明安援斫吞合其兵圍燕京金主聞之遣人召太子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以為不可平章木虎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則都城無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實存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子太子既行中都益懼

發明

孟子曰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效死者義也是時西北盡失所存者燕京乃金咽喉之地

必守而不可棄也况既與虜和後謀遷汴不惟人心不從抑且虜得藉口既而扈衛軍亂虜復圍燕自是燕京南失虜長驅以至於汴矣然則金之遷國果何益哉苟或信徒卑鎰之言勿為妄動則國亦未至於遷亡也惜乎金主不足以及語此耳吁

廣義

蒙古之於女真嘗欲得其瑕隙而指為與兵之端金之南遷適足以為蒙古占之口實也且逆女

木幾而敗盟蒙古肆侮于金也甚矣然則中國之於夷狄果可以信義待之乎

罷金歲幣

時金人屢遣使來督歲幣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請絕之其畧曰女真以韃靼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

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
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虜之未
亡姑為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脩政事屈群策收衆心
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
具以忍耻和戎為福以息兵志戰為常積安邊之金繕
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
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
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與不能為我患以苟安為志嚮
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
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
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
所深慮反覆數千言帝納之遂罷金幣

發明

自金虜暴慢江左偷安稱叔姪增歲幣委為固
然畧無可否則是夷狄尊而中國卑足履上而
冠首下其華夏之氣為之大屈矣茲因真德秀之言
遂罷金之歲幣可謂能從善者矣宋人此舉差強人
意故特表而出之

以鄭昭先簽書樞密院事○夏人請會師伐金不報

夏人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以恢復故疆
時董居誼初入蜀不之報由是虜詆中絕

發明

也書夏人請會師伐金予向義也書不報識失策
兵破之必矣柰何姑息之心久讐耻之念忘遠而不
報豈禮也哉安有堂上天朝忘其至恨迨夫邊夷請
討拂而不從其無能為明矣
是故予在夏人則罪在宋室矣

九月朔日食○蒙古將木華黎攻金遼西州郡下之

木華黎進兵攻金北京守將銀青帥衆二十萬禦于花
道敗還嬰城自守其裨將完顏昔烈高德玉葉殺銀青
推寅谷虎為帥木華黎命史天祥等趣兵進攻寅谷虎
遂率城降木華黎怒其降緩欲坑之肅也先曰北京為
遼西重鎮既降而坑之後豈有降者乎木華黎從之奏
寅谷虎權北京留守以吾也見權兵馬帥府事以鎮之
於是金順成懿通
州相繼降于蒙古

冬十二月金濰州李全兵起

續通志卷之八

宋宗室李全

七

全濰州北海農家子銳頭蠡目權誦善下人弓馬趨捷能運鐵鎗人號李鐵鎗開禧中戚拱嘗結之以復連水金主廷汴賦歛益橫河北山東遺民保岩阻險群聚為盜寇掠州郡皆衣紅袖以相識時目為紅袖賊全與仲兄福亦聚數百人掠山東劉慶福因安用鄭衍德田四下洋于潭寺皆附之

金張鯨據錦州自稱臨海王附于蒙古

時具中府石天應亦降蒙古

八年金貞祐春二月雷孝友罷○金傑散安貞擊楊安兒

安兒敗死三月安貞復破劉二祖斬之

傑散安真至益都敗安兒于城東安兒奔登州刺史耿格納之安兒遂僭號置官屬改元天順衆數十萬安貞復與山東行省完顏運經歷黃相將花帽軍討敗之殲其衆安兒乘舟入海欲走岬嶋山人曲成等擊之安兒墜水死無子其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收餘黨奉之稱曰姑上衆尚萬餘掠食至磨旗山李全以其衆

附之揚氏因與私通遂以為夫安真復遣夾谷石里哥破劉二祖斬之餘黨推霍儀為帥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裴淵葛平楊德廣王顯忠附焉

金主遣兵救燕與蒙古兵遇于霸州大潰夏五月中都留守右丞相完顏承暉自殺蒙古遂入燕

時金中都被圍既久完顏承暉以抹撚盡忠久在軍旅悉以兵付之而自總持大綱又遣人以礮寫奏告急金主命左監軍宋錫將中山真定軍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大名軍萬八千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軍一萬御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馭衆素無紀律三月英被酒與蒙古兵遇于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盡焉慶壽未錫單聞之皆潰歸自是中都援絕內外不通承暉與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怒即起還第然兵柄既皆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耳五月一日承暉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書

之皆論國家大計及平章政事高琪姦狀且謝不能終
保都城之罪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
寡分給之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奉白引
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為
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曰遷
爾謬誤得非神志亂邪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
哭聲復還問之則已仰藥死矣家人勿上瘞庭中是日
暮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
忠給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啟途諸妃信之盡忠乃與
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遂入中都吏
民死者甚衆官室為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時蒙古主
在桓州聞燕陷遣使勞明安等而輦其府庫之實北去
於是金在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焉盡忠行至中山
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我輩豈得至此安石奉承暉
遺表至亦贈尚書令廣平郡王謚忠肅盡忠至汴
金主釋不問仍以爲平章政事未幾以謀逆伏誅

發明

區區金事不可爲矣中都圍久糧盡援絕正
宜選將擇兵使之往救而乃以素無紀律之李
英將之是弟子與尸而又不正也若曰金兵非有能
潰之者金自潰之焉耳數萬之兵一時潰散金之不

亡又可得乎承暉固守中都竭其智力為棟樑盡忠
所制知事無成仰藥而死是亦明於忠臣之大義者
矣回視偷生迎降之徒豈不異哉故書自殺所以予
其殺身成仁之義也臨難無苟免承暉無愧焉或以
付託非人而罪承暉則誤矣

廣義

完顏承暉之死可謂盡忠於金矣綱目不以死
節予之而以自殺書者何蓋承暉死于蒙古未
入燕之前而不死于蒙古入燕之
後故也觀其書遂入燕其義見矣

秋七月以鄭昭先參知政事曾從龍簽書樞密院事○八
月金命侯摯行尚書省事于河北○冬十月夏取金臨洮
○蒙古攻金潼關不克遂自嵩山趨汴金人敗之乃還

蒙古主駐軍魚兒渚遣三哥拔都帥萬騎自西夏趨京
兆以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澗輒
以鐵鎗相鎖連接為橋以渡遂赴汴京金主急召花帽
軍於山東蒙古兵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

敗之蒙古兵還至陝州適河米合遂渡而北金人專守
閑輔時蒙古兵所向皆下金主遣使求和蒙古主欲許
之謂撒沒喝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
兔盍遂舍之撒沒喝耻於無功不從遣人謂金主曰若
欲議和可去帝號稱臣
當封汝為王議遂不成

十一月復遣使如金

賀正旦也刑部侍郎劉鑰等及
太學諸生上章言其不可不報

發明

寧宗八年師及齊師圍邨君子以親仇讐為罪今
使往賀正旦是忘親釋怨不義甚矣夫賀者親執玉
帛往之彼國捧觴上壽屈膝於虜以為有人心者宜
於此焉變矣故削其使名而特曰復遣以著其罪
當時劉煥諸臣非不諫上而不听寧宗何其愚哉

以真德秀為江東轉運副使

德秀朝辭奏五事一曰宗社之耻不可忘言國家之於
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讐高宗孝宗值其方強不得已於

太王自處而以勾踐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誠
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厲天
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
哉且重於絕虜者畏召怨而啟蒙也然能不召怨於亡
虜而不能不放蒙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臣願陛
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元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
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言鞭靴及山東之盜苟得志而
鄰於吾莫大之憂也願朝廷母輕二賊日夜講其攻守
之策以逆杜窺竊之心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言今之
議者大抵以金虜之存亡為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冀
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其猶以朽壤為垣而
望其能障盜賊也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
以虜有為喜虜亡為畏則大事奉矣四曰導諛之言不
可聽言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薦紳大夫工
為諛說或以五福是恃為言夫乾象告愆邇日尤甚其
可恃讖諱不經之說而忽昭仁之儆戒乎惟陛下下鑒天
人之用因察諛佞之有害益脩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
慶也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
痞滿不可以為人公論湮鬱不可以為國深惟今日實
公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為愛君為報國無

賣綱目卷之八 宋高宗皇帝八年 十七

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為沮事為微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故臣於篇終又復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

廣義

分注載德秀之論五事可謂老成謀國者矣于時寧宗遂當惕然于中昭示其書於中外與群臣朝夕策勵君臣未睦思以睦之國用未足思以足之邊境未備思以備之士卒未訓思以訓之若之何而為君子必欲進之若之何而為小人必欲退之虛心以受直言勿拒諫也誠心以待臣下勿外貌也固我國本無先敵人俟敵有寡然後起而圖之可也昔者有論中國禦戎之策以為中國之虞夷狄如富人與貧人鄰宜待之以禮者使命往來嚴夫條約禮數以束之法蓋待之以禮者使命往來嚴夫條約禮數以束之結之以恩者歲遺餘物以飽飲之高其墻垣則高城深池以堅吾之守備威以刑法則俟其有寡然後與師問罪斯言得之矣寧宗君臣不此之慮而徒欲恢復正孔子所謂暴虎馮河者也君子奚取焉

十二月蒙古木華黎殺張鯨鯨弟致復據錦州自稱瀛王

蒙古以張鯨總北京十提領兵從奪忽蘭撒里必南鯨懷反側木華黎覺之令蕭阿先監其軍至平州鯨相疾逗遛不進阿先執而殺之鯨弟致憤其兄被害乃殺長史據錦州自稱瀛王改元兵隆畧平濠瑞利義懿廣寧等州下之木華黎帥先鋒蒙古不花權帥吾也兒等軍討之州郡皆復降蒙古

九年春二月朔日食○東西兩川地大震

馬湖夷界山崩八十里江水不通

發明

事有未形而應先見者機有未發而兆先成者可見天道之與人心焉可誣也地乃陰質而夷狄小人乃陰類東西兩川地為大震則夷狄竊發之機萌矣不踰年而金人入寇變不虛生信哉宋君臣苟能明此益飭邊備思患預防則天道之警於我乎得焉惜其不能以是自懼迨夫金寇既臨倉卒遣備嗚呼亦晚矣綱目特書于冊以見天道人心有感必應常相符而不相遠者爾噫

夏四月遼王留哥降蒙古

丙子

蒙古主以為元帥令居廣寧府

金以胥鼎為尚書左丞行省事于平陽

平陽知平陽府聞蒙古兵渡潼關即遣必蘭阿魯帶徒軍百家帥兵萬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而自以精兵援汴京又遣僕散掃吾出帥兵會諸將以拒蒙古之自關而東者金主以其忠拜鼎左丞遣還平陽

六月張致降金

金以致行北京路元帥府事

秋七月金郝定稱帝于山東侯摯討殺之

時摯移行省于東平獲紅襖賊訊之知其渠帥郝定僭號署官改元巳攻臨滕兗單諸州萊蕪新泰等十餘縣道路不通摯帥師進擊執定送汴京誅之

冬十月蒙古克金潼關

蒙古兵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峭沔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為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况公私畜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距潼關與阿里不孫為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木虎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畧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金主惑之國勢益衰

十一月蒙古木華黎圍錦州殺張致

木華黎以致兵精且依險為阻欲設奇取之乃遣吾也兒等別攻溜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急攻溜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一戰擒也又令蒙古不花別屯永德縣西十里以伺之致聞溜石被圍果以兵救蒙古不花遣騎扼其歸路且馳報木華黎夜半引軍疾馳比曙抵神木與致遇而蒙古不花兵亦會前後

夾擊大破之致遂奔潰進圍錦州致屢戰不利乃閉門拒守月餘其監軍高益縛致出降木華黎殺之

金胥鼎敗蒙古于平陽

鼎慮蒙古兵扼河乃檄絳解阻占孟五州經畧司相與會師為夾攻之勢及蒙古自三門析津北渡至平陽鼎遣兵拒戰蒙古兵敗乃去

金以苗道潤為中都經畧使

道潤貞祐初為河北義軍隊長以擊群盜有功屢遷知中山府頃之復有是命道潤有勇畧敢戰鬪能得衆心前後撫定五十餘城畧保定張柔為元帥右監軍行元帥府事

十年金興定春正月金主珣謀伐夏不果

金主命選兵三萬五千付陀滿胡士門統之西征尚書左丞胥鼎馳奏以為非便畧曰自北兵經過之後民食不給兵力未完若又出師非獨饋運為勞民將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動復何以制之此繫國家社稷

丑丁

大計方今事勢止當禦備南邊西征未可議也遂止尋進鼎平章政事封華國公

地震○二月金尚書省請罷府州學生廩給金主不許

尚書省以軍儲不繼請罷府州府學生廩給金主曰自古文武並用向在中都設學養士猶未嘗廢况今日乎其令仍舊給之

發明

觀金主於國家顛沛流離之際而能不忘養士之心亦可以知所本矣特書于冊蓋予之也

三月金以武仙同知真定府事

金主徵山東兵接應苗道潤共復中都而石海方據真定叛慮為所梗乃集粘割貞郭文振及威州刺史武仙所部精銳與東平為犄角之勢圖之武仙率兵斬石海及其黨二百餘人降葛仲趙林張立等軍盡獲海僭擬物故有是命

夏四月金人分道入寇詔京湖江淮四川制置使趙方李

珽董居誼飭兵禦之

初金有三世安者猷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為淮南招撫使遂有南侵之謀木虎高琪復勸金主侵宋以廣疆土金主始猶不然至是命烏占論慶壽完顏賽不帥師南侵遂渡淮犯光州中渡鎮執權場官盛允升殺之慶壽分兵犯樊城圍棗陽光化軍別遣完顏阿鄰入大散關以攻西和階成州朝廷聞之詔趙方李珽董居誼俱便宜行事以禦之先是金右司諫許古上疏請遣使與宋議和則韃靼聞之亦將歛跡不宜用兵以益敵金主即命古草議和牒文既成示參政高汝礪汝礪言有哀祈之意徒示微弱無足取者議遂寢平章政事胥鼎亦切諫南侵有六不可高琪不從金主以南北用兵西夏復擾財匱兵弱為憂集百官議守禦之策高琪心忌之有所言皆不用

發明

嗚呼女真自取滅亡之道矣是時北有蒙古之侵西有夏人之擾惟東南粗安盜賊充斥正宜保境自治尚恐弗支今信姦謀構兵於宋則是東南西北腹背受敵雖欲不亡其可得乎雖然金與蒙古

世為仇讐不能北向一決却乃稱兵犯順是豈剛則不吐柔則不茹之道哉故下書救棗陽金人敗走所以見中國非久屈者又以見大羊非可結之以信也綱目內夏外夷之意深矣

廣義

金主不虞蒙古之吞噬與夫宋讐之將復反惑于木虎高琪之言而欲南侵以自廣是猶寒疾不汗之人而飯黃練也嗚呼殆哉

金侯摯遣兵擊劉二祖餘黨執霍儀斬之其眾皆散

時濟南泰安滕兗等州賊並起摯遣完顏寔率兵討之寔自清河出徐州斬儀前後斬首千餘招降為元帥石珽夏全餘眾皆潰

五月趙方遣統制扈再興鈐轄孟宗政等救棗陽金人敗走

金人犯棗陽棗陽方語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矣矣惟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爾

遂抗疏主戰因親往襄陽檄統制扈再興陳祥鈐轄孟宗政等禦之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雨再興等分三陳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出一陣復卻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藉山谷間尋報襄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抵襄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聞捷大喜以宗政權知襄陽軍未幾京湖將王辛刘世興亦敗金兵于光山隨州

六月詔伐金

詔畧曰犬羊跨我中原天厭久矣狐兔失其故穴人競逐之若能立非常之勲則亦有不次之賞遂傳檄招諭中原官吏軍民從趙方之請也

發明 帝舜命禹征有苗其詞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存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詞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江沱宴安今已四世浩事姑息不思復讐今而大羊侵擾又非有苗

負固不復之比宋金世讐又非有苗侮慢自賢之比既已見犯理宜報伐特書詔伐金所以見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可得而泯沒者所以示中國有復讐之義故書以深予之

廣義 復讐之率宋刻骨不銷者也而金方事南侵則宋為有辭而直在宋矣此詔可謂適時而與侂冑之詔不同也雖然宋於是時不能自固國本適足以為亡金之續耳可悲也哉

東川大水○太白經天○秋七月朔日食

發明 大水者陰逆所成太白者悖戾所結日食者陽道之虧是時金虜入寇兵連禍結則其應亦深切而著明矣凡綱目所書災異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未聞有其應而無其事者是以天道人心嘗相符而不相遠所以世之人主要當戒謹恐懼無時不然而流連荒亡之行勿使暫萌於冑中也奚可以為易而忽之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六十一

○李全率衆來歸詔李珣等節制京東忠義軍

時李全等出沒島嶼寶貨山積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會鎮江武鋒卒沈驛亡命山陽誘致米商獲利數十倍知楚州應純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鐸因說純之以歸銅錢為名弛渡淮之禁由是來者莫可遏初楊安兒之未敢有意歸朝定遠民季先者大俠劉佑家廝養也嘗隨佑部網客山陽楊安兒見而悅之處以軍職安兒死先至山陽寅緣鐸得見純之道山東豪傑願歸正之意純之命先為機察諭意群豪以鐸為武鋒副將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伐金先遂以全五千人附忠皎忠皎與合兵攻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時頻歲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弥遠鑿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敕珣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給忠義糧於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輳漣水李全等生羨心焉

八月金以河南為中京○冬十二月李全及其兄福襲金青莒州取之○蒙古以木華黎為大帥經畧山南

蒙古主以木華黎有佐命功拜太師國王承制行事賜誓券金印分弘吉刺等十軍及蕃漢諸軍並隸麾下建行省于燕雲且謂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畧太行之南卿其勉之木華黎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皆下之初蠡州拒守力屈乃降木華黎怒將屠其城時州人趙璠從木華黎為署百戶泣曰母與兄在城中乞以一身贖一城之命哀懇切至木華黎義而許之遂東擊齊定臨淄登萊等州而去

蒙古圍夏興州夏主遵頊出奔西涼

發明 遵頊有民人焉有杜稷焉蒙古內侵不能死守委而出奔不亦弱乎李氏之國從此衰微而不振矣直書出奔深罪之也

寅戊

十一年金興定二年春正月以李全為京東路總管○二月金

人圍棗陽孟宗政擊敗之

宗政權棗陽初眠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隄積水脩治城堞簡閱軍士至是完顏賽不擁

續綱目卷之六

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輕兵列濠外飛鋒鏑以絢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金人焚大散關入阜郊堡三月利州統制王逸將兵復之進攻秦州至赤谷而潰

金完顏阿鄰入阜郊王師死者五萬人逾月王逸帥官軍及忠義人十萬復之追斬金統軍完顏贊進攻秦州至赤谷口沔州都統劉昌祖命退師且放散忠義人軍遂大潰

夏四月金人陷西和成階州及河池興元都統吳政敗之乃去

金兵合長安鳳翔之衆復攻阜郊遂趨西和州劉昌祖焚城遁還時西和守臣楊克家成州守臣羅仲甲階州

守臣侯頤以昌祖遁皆棄城走金兵遂入諸州前後獲糧九萬斛錢數千萬軍實不可勝計復犯大散關守將王立亦遁又犯黃牛堡吳政拒却之政至大散關執立斬之以徇事聞政進三官昌祖奪官竄韶州克家等竄遠州

發明

甚矣宋之武功若是乎其不兢也觀虜騎長驅池守將聞風而靡棄城逃奔而閉收與之拒者獨王逸將兵復之吳政將兵敗之而中國之氣庶幾少伸賴有此耳嗚呼以久安之宋不能敵殘敵之金以殘敵之金反能敵久安之宋何耶蓋金以積威之勢故雖敗亡而其氣猶存宋以委靡之習故雖全盛而其風尚在是以立國者貴乎自強也故併及之

五月金中都經略副使賈瑀殺苗道潤道潤將張柔討之至紫荆關遇蒙古與戰被執遂降蒙古

道潤素與瑀有隙一日從教騎出瑀伏甲射之道潤顛于道左從者駭散有何伯祥者獨下馬掖道潤道潤慙

絕不能乘馬瑀伏發前突伯祥奮鎗大呼殺數人賊乃
遁去伯祥取道潤所佩金虎符以出令疾足間道以聞
道潤之衆無所依部將靖安民代領之賈瑀不自安遣
使者曰瑀殺吾所事吾食瑀肉且未足快意反以此言
相戲邪遂撤召道潤部曲告以復讐之意衆皆羅拜推
柔為長柔方會兵趨中山而蒙古兵出自紫荆關柔遇
之遂戰于狼牙嶺柔馬跌為蒙古兵士所執至軍前見
主帥明安柔立而不跪左右強之柔叱曰彼帥我亦帥
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偷生為他人屈明安壯而釋之
其濱卒稍上集明安恐柔為寔質其二親于燕京柔
歎曰吾受國厚恩不意猖獗至此顧忠孝不兩立始為
二親屈遂降蒙古以

柔為

柔為可北都元帥以
賈瑀積憤而殺道潤張柔伐之可謂能倡義者
蓋柔戰敗被執奮志不降後因質其二親由是降之
亦不得已耳漢遼西太守趙苞鮮卑切質苞母苞不
願進戰母乃還害苞遂嘔血而死程子論曰以君城
降賊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矣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

方柰何不顧而遽戰乎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徐
庶於此蓋得之矣尹氏發明曰苞急於王事遂至不
能全其母故雖嘔血而死綱目亦畧而不書所以權
輕重而示訓也據趙張之事考程尹之說則是張柔
之降為親所屈又非趙苞不顧之比然綱目亦畧而
不書其故則其輕重之權衡亦畧可見矣抑又論之
趙苞忠于王事不能全其母程子何以議其非然則有
父子而後有君臣其輕重為可知禮曰父母在不許
友以死則其輕重為可知故程子曰以君城降賊固
不可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夫如是則得以兩全而無
害云爾程子之
言豈欺我哉

廣義

柔之所處即王庶之事也其賢於王陵遠矣厥
後終臣于蒙古而反為鄉道以滅金則其害於
義也可
勝言哉

金石州人國安用來降詔以安用同知孟州事○秋八月
蒙古木華黎復攻取金河東諸州郡金元帥烏古論德升

等死之

木華黎圍太原環之救匪金元帥烏古論德升力拒之
城西北隅壞德升聯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陴
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妻曰吾守此教
年不幸力窮乃自縊而死行省參政李革守平陽兵少
援絕城陷或謂革宜上馬突圍出革歎曰吾不能保此
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遂自殺節度使完顏訛出
刺都守汾州元帥右監軍納合蒲

癸明

烏古論德升等不過夷狄之醜類尚能為君守
地竭力禦之迨夫事不可支或自縊而死或自
殺而死或力戰而死無一偷生於狗豕間者由其明
於順逆之道故耳噫以左社之徒皆能為君死義况
中國士大夫背國事讐烏可以人名哉故綱目亦以
全節予之所以為人臣事君不忠之勸垂訓之義益
深切矣

冬十二月金主珣遣使來求和不納遂使其太子守緒會

兵入寇

金主欲乘勝來議和以開封府治中呂子羽為詳問使
至淮中流不納迺去由是和好遂絕金主以僕散安貞
為左副元帥輔太子守緒南侵

癸明

晉顯元和八年春趙遣使來脩好詔焚其幣君
子予之蓋宋氏立國江左奄上畧無振起之氣
獨至女真遣使來求和不納是幸

廣義

嗚呼昔也宋之衰也宋成于金而金不許今也
金之衰也宋成于宋而宋亦不許焉報復之勢
其有窮乎曰然則何為而可曰自治而已人不求成
于我上不求成于人國之富庶則脩文德以守之耳
周之成康漢之文景其庶幾焉

卯巳

十二年

金興定

春正月金人復寇西和成鳳州入黃牛堡

吳政拒戰死之

政既死金人乘勝攻武休關都統李貴道還權興元府
事趙希皆棄城走金人遂入興元府沔州都統張威使
石宣邀擊之于大安軍大破之殲其精兵
三千人俘其將巴土魯安金人乃遁去

發明

嗚呼宋之守將不過徒擁虛名一聞虜至莫不
望風逃奔惟恐或後獨吳政以忠貞自守前既
大敗金人此復力拒金人勢不能支卒死於難其正
大之氣屹然如山而不可撼矣若政之志身殉國者
幾何人哉故綱目特書死之所
以予其全義也垂訓之意切矣

金人復大舉圍棗陽趙方使知隨州許國等率師攻唐鄧

以救之

完顏訛可圍棗陽塹其外繞以土城方計其空巢穴而
來若恃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國及扈再興引兵
三萬餘分二道出攻唐鄧二州
又命其子范監軍蔡為後殿

發明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是時金虜猖獗大舉
圍城棗陽之危奚啻焚溺趙方部分諸將率兵

救之然何以不直赴棗陽而乃攻唐鄧耶此具
子救蔡之義春秋所以為善救也故書予之

以曾從龍同知樞密院事任希夷簽書院事

希夷嘗從朱熹李篤信力行為禮部尚書以朱熹張栻
呂祖謙皆已賜謚而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四人為百
代絕李之倡尚未贈謚乃上
言乞定議賜謚朝廷從之

金人入洋州竄董居誼于永州以聶子述為四川制置使

守臣蔡晉卿遣兵拒之不克洋州遂陷金
人焚其城而去居誼自利州遁還詔竄之

夏人請會師伐金詔許之○三月以鄭昭先知樞密院事

曾從龍參知政事○金人寇淮西知楚州賈涉使李全救

却之詔加全廣州觀察使

金人圍安豐軍及滁濠光州江淮制置使李珪命池州
都統制武師道忠義軍都統制陳孝忠救之皆不克進

金人遂分兵自光州犯黃州之麻城自濠州犯和州之石碛自盱眙犯滁州之全椒來安及揚州之天長真州之六合淮南沅民渡江避亂諸城悉閉金遊騎數百至采石揚林渡建康大震時涉以淮東提刑知楚州節制京東忠義慮忠義人兵為金所用乃遣陳孝忠向滁州石珪夏全時青向濠州季先葛平楊德廣趨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李全進至渦口與金左都監紇石烈牙吾答駙馬阿海連戰于化湖破殺金將數人得其金牌金人乃解諸州之圍而去全追擊之復敗之于曹家莊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淮東初涉募能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者賞承宣使殺駙馬阿海所獲者涉請于朝乞致所得金牌于涉云殺駙馬阿海所獲者涉請于朝乞如約受賞遂授全廣州現

祭明 宋之名器至是益濫矣李全雖有拒却金人之功然而偶獲金牌詭稱已殺駙馬遂授觀察使之使殊不知實為全之所欺也蓋全本降虜初非心乎宋者幸而累勝不過優之以金帛而未可加之官乎爵小人之心得志浸驕迨至他日之亂豈不實基於此乎由辨之不早也故綱目揭而備書于冊其謹微

之意深矣

興元卒張福等作亂夏四月陷利州聶子述走保劔門福

遂掠閬果

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以紅巾為號入利州聶子述逃保劔門檄醴泉觀使安丙子知果州癸仲兼節制軍馬任討賊之事癸仲召沔州都統制張威等帥兵來會福等殺總領財賦楊九鼎遂掠閬果州

曾從龍罷○復以安丙為四川宣撫使

張福等作亂四川大震張方魏了翁移書宰執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雖賊亦曰須安相公作宣撫使事乃定耳李壁李奎亦以國事勉丙上乃至果州會詔丙為宣撫知興元府利州路安撫使民心始安

祭明

復以者悔過之詞也是時張福作亂攻陷城邑其勢危矣董居誼之為制使而乃棄城逃歸聶子述之為制使而亦走保劔門其無謀可知安丙素得蜀之心廢置既久茲因張方等之存復為宣撫則人

心從此而安盜賊從此而息矣可見衆小人收之為
不足一君子安之為有餘是以為國者當得人才以
輔治之也故下書討張福誅之乃所以著其功耳若
丙可謂不辱君命而能行已志者焉特書于冊蓋予
之也

金築汴京裏城

初未虎高琪請脩南京裏城金主曰此役一興民滋病
矣城雖完固能獨安乎高琪固請築之既而金主慮擾
于民募人能致斃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於是
平陽判官完顏阿剌左甫譏察霍定和發蔡京故居得
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金主一日問曰人言此役恐不
能就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金
主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為善高琪無以對
及城成高琪受金鼎之賞建碑書功于會朝門
祭明 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守之效死勿去此固國君
守社稷之正義然必有其說焉與其敵來而守
之曷若未至而拒之金主惑高琪之邪策築汴京之
裏城不過用民力於無用之地耳地雖利而人不知

孰為我守哉由是以守汴為得計而以防虜為非謀
河北河東置之度外汴京亦從而困疲矣據事直書
不再貶而其義自見

廣義

木虎高琪不務內治之備决意遷都南京其為
計左矣既遷矣未聞其施一善政出一良策今
又增築裏城所以為禦敵之計可謂左中之左者也
嗚呼秦皇長城豈不固耶適足以為炎漢之資耳賈
誼所謂秦之亡者仁義不施而攻守之異也然則夷
狄固不可以中國比而其勢則然耳觀者勿以辭害
義可也

蒙古張柔侵金獲賈瑀殺之金武仙與戰于滿城敗績河 北郡縣多降蒙古

蒙古使柔帥兵南下遂克雄易保安諸州柔必欲誅賈
瑀而瑀據孔山臺柔攻之不下臺無井泉汲山下柔先
斷其汲道瑀窮乃降柔縛瑀剖心以祭苗道潤遂引兵
次于滿城武仙會鎮定深冀兵救萬攻之柔全軍敵出

帳下才數百人柔命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
兵後毀其攻具從數騎策馬焚樂大呼入圍仙衆皆披
靡復使綠山多張旗幟聲言救至曳柴揚塵鼓譟以進
仙兵大潰柔追擊之尸陳數十里柔乘勝攻完州下之
於是祁陽曲陽等帥皆降于柔上遂圍中山府仙遣其
將葛鐵鎗與柔戰于新樂飛矢中柔頰落其二齒柔接
矢以戰葛鐵鎗大敗死者數千人仙復遣劉成攻柔柔
入敗之遂南掠金鼓城深澤寧晉諸縣由是深冀以北
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
降附柔之威名震于河朔

祭明

殺者殺無罪也張柔此奉不為非義然何以不
書誅而書殺原情定罪也賈鴉雖有擅殺苗道
潤之罪然亦為金之臣子張柔既已降虜則於金軍
臣之義乖雖有殺瑞報道潤之心亦不過以賊攻賊
固不足取矣然前史皆以誅賈鴉為文而分注亦然
是未得去取之公也綱目正色書之曰殺所以罪柔
之失節不以討賊之義予之也然後權衡正而逆順
明諸家之說不攻自破夫豈以作史常法而視之
哉

廣義

張柔金之元帥也其為苗道潤報仇是矣當其
降于蒙古非其本心也為二親屈也其既降矣
則當以計出二親而歸于金可也烏可反攻金之城
而畧金之地哉故綱目書蒙古張柔者罪其反金也
前書討賈鴉此不書討而書殺者柔既反金
不予其討賊也後欲叛逆者蓋亦知所戒矣

六月安丙討張福誅之

福衆薄遂寧權府事程遇孫棄城走福入遂寧焚其城
遂入晉州守臣張已之棄城走福屯于晉州之茗山安
丙自果州如遂寧下令諸軍各圍絕其樵汲之路以困
之張威兵至福窮請降威執之以獻于丙上命裔其黨
王才以祭楊九鼎而誅福既而張威捕莫簡及賊衆一
千三百餘人誅之紅巾賊悉平丙班師還治于利州

孟宗政扈再興合擊金人于棗陽大敗之追至鄧州而還

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薄城宗政棗糠盛沙以覆樓柵
列甕瀦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
精騎二千踰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礦石工
晝夜培城運蒞葦直抵園樓下欲焚樓宗政先毀樓掘

深坑防地道，勦戰棚防城，損穿穿才透，即施毒煙烈火。鼓鞞以薰之，金人室以濕，種折路以剗，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救夫案，偃月城翼，傳正城。金人摘疆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種濡革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上中軍以長戈，春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燭金人，連不得志，會危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金，頓兵棗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于再興，尅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灤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捕至三更，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賫糧器甲，不可勝計，追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祭廩，贍之，給田，朔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為孟爺。上

發明

金人之圍棗陽，至是已踰半載，繯其城邑絕，往力捍禦外，而危再興合兵赴援，此其所以大獲全勝也。二將之功，為如何哉！惜其不能併力恢復，至鄧邊

還為可憾耳。此綱目既予其功，又譏其餒也。

廣義

岳武穆嘗云：師以曲直為老壯，以逆順為強弱。弱此，金之所以屢敗也；宋以金之南侵而興師，以伐之，則直順在宋，故其師必壯，且強。此宋之所以屢勝也。兵誌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此之謂歟。

秋七月，李全復齊州。○九月，以賈涉主管淮東制置司節制京東河北軍馬。

初，山東來歸者日衆，而石珪以計殺沈鐸于漣水，應純之亦罷去。權楚州梁丙無以贍之，季先乞預借兩月糧。然後帥所部五千并馬良等萬人往密州，就食丙不許。先請速遣李全代領其衆，丙亦不從。而以石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渡淮大掠，至楚州南渡門焚燬，戕盡丙遣人諭之，不止。知盱眙軍賈涉上書言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為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需。餓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朝廷

命涉節制忠義人兵涉受命即遣傳翼論石珪楊德廣等以逆順禍福珪等乃謝罪涉慮其人衆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石珪陳孝忠夏全為兩屯李全為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尚屯七萬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什三四至是分江淮為三司乃命涉管淮東

蒙古鐵木真伐西域諸國○金張林以山東諸郡附李全

來歸詔以林為京東安撫使

初蒙古克益都不守而去益都府卒張林與其黨復立府歸金以功為治中兗險不逞知府田琢在山東徵求過當頓失衆心林率其黨逐之琢戰敗乃還亦林遂據益都山東諸郡皆附之林欲歸附以自固而未決會李全自齊州還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遣人陳說國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已猶豫未納全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之相見甚驩謂得所託置酒結為兄弟全既得林要領附表奉青首密登萊維濬濱棗寧海濟南十二郡版濬來歸表辭有云奉七十城之全齊歸三百年之舊主詔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使兼

京東總管

冬十二月趙方便厄再興許國孟宗政帥師分道伐金

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再興等帥師六萬分三道而進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若空其資糧而已

祭明

宋氏南渡奄踰四世國步多艱未遑遠畧今女

表宋帥不畏其強思所以自立朝議稍上振起至是趙方帥師分道伐金雖未能一本盪定然亦足規其意向之所在矣揭而書之所以尊中國存正統示人以克復之意其垂訓也大矣

廣義

趙方戒諸將之辭可謂得其機而握其要者欵

李全襲泗州不克而還

時大雨雪淮水合全請于賈涉曰每恨泗州阻水今如平地全請取東西城自效涉許之全以長鎗三千人從

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壕水薄城下掩金人
備俄城上放炬數百齊率遙謂全曰賊李三汝欲偷城
耶天黑故以火燭之
全知有備乃引兵還

金右丞相木虎高琪有罪伏誅

高琪自執政專固權寇擅作威福與平章政事高汝礪
相唱和高琪主機務汝礪掌利權附已者用不附者斥
凡言事忤意及負才力或與已諷者對金主陽稱其
才使幹當于河北陰置之死地又諷已為相不得燕樞
密元帥以攬兵柄乃與汝礪力勸金主南侵置河北于
意外凡精兵皆集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輒出一卒以應
方面之急至是使奴賽不殺其妻因歸罪于賽不而殺
之以戒口事竟金三入知其姦遂下高琪于獄殺之初
金主將遷汴欲置虜軍于平州高琪難之及於中都金
主戒衆多厚撫虜軍而衆多輒殺虜人且勸金主取其
元給器用故有所吝高琪難而中都人亡金
主嘗嘆曰壞天下者高琪衆多二人也
廣義 高琪之罪路人所知也綱目書曰金右丞相木
虎高琪有罪伏誅者以見金主於國步艱難之

秋尤能奉
行天討也

蒙古攻高麗降之

蒙古兵襲叛人于契丹經高麗之境高麗人洪大宣降
且為鄉導共攻其國國王噉降自是交通使命往來不
絕

庚辰

十三年

金興定四年

春正月扈再興許國攻唐鄧州皆不克而

還

發明

恢復與蕪并異蕪并謂之貪兵恢復謂之義兵
宋失中原子孫有能恢復之計者皆當予之故

前書李全襲泗州不克而還此書扈再興許國攻唐
鄧州不克而還皆無貶詞一以存中國之體二以伸
義士之氣三以示不忘讐耻之心其與春秋書乾時
之戰雖敗亦榮者同意固非予其窮兵黷武也君子
詳觀綱目所書之旨思過半矣其與
晉書褚裒帥師伐趙不克而還同義

○孟宗政敗金人于湖陽○三月金胥鼎致仕○夏四月
蒙古陷孟州○金封經略使王福等九人為郡公分河北
山東地以隸之

初太原為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金主詔百官
議所以為長久之計翰林承旨徒單高等十六人謂制
兵有三曰戰和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
遷徙者屯于河南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你聚險阻
宣徽使移刺光祖等謂當募土人威望服眾者假以方
面重權能復一道即授以本道總管能捍州郡即授以
長佐必能各保一方宰臣欲置公府金主意未決中丞
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苟能統眾
守土雖三公何惜金主曰他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
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金主從之乃封滄
州經畧使王福為滄海公以清觀滄州鹽山無隸樂陵
東光寧津吳橋博陵阜城蓆縣隸之河間招撫使移刺
眾家奴為河間公以獻蠶安深州河間肅寧安平武強

饒陽六家莊郎山寨隸之真定經畧使武仙為恒山公
以真定府沃冀威鎮寧平定州抱犢寨栾城南宮縣隸
之中都東路經畧使張甫為高陽公以雄霸莫州高陽
信安文安大城保定靜海寶坻武清安次縣隸之中都
西路經畧使靖安民為易水公以涿易安肅深州君氏
川李鹿三保河北江礬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郭權谷
東安寨隸之遼州刺史行元帥府事郭文振為晉陽公
以河北東路皆隸之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為平陽公以
平陽晉安府隰吉州隸之昭義節度使完顏伯開為上
黨公以澤路沁州隸之山東安撫副使燕寧為東莒公
以益都府路皆隸之九公皆兼宣撫使總帥本路兵馬
署置官吏徵歛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除已書
定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
聽管屬同時九府財富兵強唯武仙耳

廣義

金主此卒最為有識不
猶愈於蒙古之所取邪

六月賈涉誘殺漣水忠義軍副都統季先其下推石珪為
帥以拒涉

李全自化湖陂之捷有輕諸將心以季先威望出已上陰結賈涉所任吏莫凱使譖先欲反涉信之乃以計命先赴樞密院議事於道殺之而遣統制陳選總先衆于連水先部曲裴淵宋德珍孫武正王義深張山張友六人拒選不納而潛迎石珪于盱眙奉為統帥珪道楚城涉不之覓遂入連水選還涉耻之謀分珪軍為六請于朝出脩武京東路鈐轄印誥各六授淵等以分統先衆淵等陽從命而實不奉涉教令涉恐甚詔以珪為連水忠義軍統轄

發明

季先初無過惡特因季全忌而譖之故誘而殺之不得為天討也故書誘殺而不去其官既而

庸義

季先之衆違涉教令而推石珪為帥以拒之然則激寢之禍涉實尸之故直書以著其罪

唐義

李全狼子野心豈可以人理待之邪彼其化湖

授之則既愚於前矣今又信其讒而殺季先果何義哉夫事苟出於非義則於人情為不順宜乎其下之拒命也烏有為國大臣而誘人以殺之耶書曰誘者譏涉也

秋七月金使人如蒙古求和

金使烏古論仲端如蒙古求和呼蒙古主為元蒙古主不允

八月金嚴實據青崖峒以魏博等郡來歸李全遂會張林

龍東平敗績乃還

金長清縣令嚴實為主將所疑挈家壁于青崖峒依益都張林以避之會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崖實因求內附拱奉實款至楚州賈涉以聞實亦分兵西出所至州縣皆下於是太行之東皆授實節制實乃率魏博恩德懷衛開相等郡來歸涉因再遣拱往諭配以兵二千李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帥楚州及盱眙忠義萬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兵渡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勝取東平可乎全乃合張林軍得數萬襲東平之城南金行省蒙古網帥師固守全與林夾汝水而砮詰旦金監軍王庭玉以騎兵三百奄至全欣然上馬帥帳前所

有騎赴之殺數人奪其馬逐北抵山谷遇金龍虎上將軍幹不答感兵以出旁有繡旗女將馳槍突鬪全幾不

免會諸將赴救拔全以出以退保長清精銳喪失大半
全恐所携鎮江軍五百人懷憤乃使拱先將之以歸而
自以餘衆道滄州假鹽
利慰贖之尋還楚州

癸明

金之臣來歸何以不書叛背夷向華理之正也
况金臣有向義之心又與夷狄種落不同故其

廣義

李全輕佻非干城器也彼嚴實以魏博等郡來
歸自歸耳奚可輕率妄動而遂襲東平哉其能
脫虎吻者倖焉

張林攻金滄州王福以城降○太子詢卒

謚曰景獻

安丙遣兵會夏人伐金

丙遣夏人書定議同率約以夏兵野戰我師攻城遂命
利州統制王仕信帥師赴熙秦鞏鳳翔委丁精節制且

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

癸明

安丙遣兵伐金初非君命不亦專乎綱目書之
何以畧無貶詞是時宋遷江表中原淪於左衽
在朝諸人宴安自肆曾不以讐虜為念獨丙志在恢
復能以滅胡取蜀為己任是以前書丙討張福誅之
下書會夏人伐金是皆示其予之意也明乎此則
知為臣者當以徇國為心為國者當以紹復為念而
好攻戰務邀功者與此異矣

復海州以徐晞稷知州事○夏取金會州金遣使如夏議

和○金恒山公武仙以真定降蒙古木華黎以史天倪權

知河北西路兵馬事仙副之

木華黎至滿城使蒙古不花將輕騎三千出倒馬關適
武仙遣葛鐵鎗攻臺州蒙古不花與之遇葛鐵鎗戰敗
仙遂率城降史天倪說木華黎曰今中原已粗定而大
兵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弔民伐罪之意且王為天下

除暴豈可效他軍所為乎木華黎善之
即下令禁剽掠違所侍老幼軍中肅然

廣義

夷狄得人心天理實無夷夏之分中國失此則亡
所在何如耳嗚呼蒙古始事而有
可觀如此雖欲不元其可得乎

九月夏人圍金鞏州官軍會之不克而還

夏遣其樞密使甯子寧率眾二十萬圍鞏州且來趣兵
王仕信帥師從宥昌四川宣撫司統制賈俊李寔帥師
終下城安丙命諸將分道進兵西州都統張威出天水
利州都統程信出長道興元都統陳立出大散關統制
田胃出子午谷金州都統陳昱出上津威下令所部諸
將毋得擅進兵於是諸將遲疑不進賈俊等克來遠鎮
敗金人于定遠城王仕信克鹽川鎮程信引兵會夏人
于鞏州攻城不克遂趨秦州夏人自定遠若退師信復
邀夏人共攻秦州不從遂自伏羗城引兵還諸將
皆罷兵信以宣撫司命斬仕信于西州罷威官
發明 其曰官軍賤金為賊也不克而還誠不果也既
與夏人合兵伐金便當進行毋致疑貳而張威

蒙古遣使如金

小人方且下令毋得擅進為言人心得無解體乎
故書不克而還所以明其自止也豈不深可惜哉

蒙古主遣塔忽報金謂烏古論仲端日向欲汝主授我
河朔地彼此罷兵汝主不從今念汝遠來河朔既為我
有閑西數城未下者則割付我
令汝主為河南王勿復違也

冬十月金以時青為濟州宣撫使封滕陽公

青與叔父合俱為紅襖賊及楊安兒劉二祖敗青承啟
降隸軍中為濟州義軍萬戶後附李全來歸處之龜山
有眾數萬至是金元帥統石烈牙吾答遣人招之青以
書乞假邳州以屯老幼當裹取盱眙盭定淮南以贖罪
金主乃封青為滕陽公本處兵馬
總領元帥兼宣撫使而未授以邳

廣義

公爵人臣之極者也金於時青既知為賊又公
曰爵罔及惡德醜
虜曷足以知之

十一月蒙古木華黎入濟南嚴實復以魏博等郡降蒙古

木華黎既戰士卒州郡悅附遂以輕騎入濟南嚴實擊所部三府六州戶三十萬詣軍門降木華黎承制拜實行尚書省事實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屬來降實攻信殺之復取青崖峒

金人襲蒙古木華黎于濟南大敗木華黎進圍東平

時金兵二十萬屯黃陵岡遣步卒二萬襲木華黎于濟南木華黎迎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木華黎令騎下馬短兵接金兵大敗溺死者衆木華黎遂進滄楚丘由單州趨東平圍之

蒙古耶律楚材進庚午元曆

楚材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金尚書右丞履之子貞祐三年為中都行省貞外郎中都陷遂降于蒙古蒙古主嘗訪遼宗室召楚材謂之曰遼金世讐吾為汝報之矣楚材對曰臣祖父以來嘗北面事之既為臣子豈敢復懷二心讐君父邪蒙古主重其言命處左右備訪問楚材通術數之孝尤邃于太玄時從征西域以金大明曆

不應製庚午元曆上之蒙古主每征伐必令楚材預卜吉凶亦自灼羊胛以符之然後行

廣義

楚材八世祖遼之宗室也後人不能復讐而降于金矣則楚材乃金之臣也又不忠于金而降于蒙古則是自祖及孫舉懷二心而忘君父以事讐者也何無愧心慚德而以懷二心之說告蒙古哉讐猶女之失身者雖其色越南威技成天巧不足貴也易曰見金夫不有躬無攸利其楚材之謂乎

十二月石珪叛降蒙古賈涉命李全併將其軍

石珪以入漣水非賈涉本意心懷不安而李全復請討珪於涉上遂以全所統衆列于楚州之南渡門而移淮陰戰艦于淮岸以示珪有備因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者罷支給衆心遂散珪伎竊乃殺裴淵而挾孫武正宋德珍降于蒙古木華黎以珪為元帥珪既去漣水之衆未有所屬李全求併將之涉不能卻遂以付之

發明

前書推石珪為帥則珪猶為宋之臣子故不絕
夷正其不赦之罪也石珪中國之將今以私憤之故
遂懷異圖則其罪可勝誅乎即綱目所書觀之可見
誅亂臣討逆賊而為扶天
理之至公也嗚乎微夫

時青自金來附以為京東鈐轄○蒙古木華黎以嚴實權

山東西路行省事

金兵固守東平不下木華黎謂嚴實曰東平糧盡必縣
城去若然汝即入城安輯之勿苦郡縣以敗事也乃留
唆魯忽禿以蒙古兵屯守之以實權行省謂千戶撒兒
塔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遂北
還

金易水公靖安民為其下所殺

安民出兵至礬山取擔車寨會蒙古兵圍安民所居山
寨守寨者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之駭

辛巳

亂眾議欲降以保妻
子安民不從遂遇害

十四年

金興定五年

春正月時青入泗州西城一月金人來救

青敗乃還○金會兵于蔡州入寇三月陷黃蘄州引還扈

再與李全追擊敗之

初金人寇蘄知州李誠之百計禦之會黃州失守金人
併兵攻蘄城始陷誠之并其妻子官屬皆死之金兵退
再興邀擊于天長敗之及
渡淮北去全又大敗之

發明

自金再寇遽陷蘄黃知州李誠之闔門死節向
微再興李全之追敗則中國辱矣故特書以著
其功

金東莒公燕寧與蒙古戰敗死○夏五月朔日食○蒙古

取金東平使嚴實石珪守之金以蒙古綱行省于邳州王

庭玉行元帥府下黃陵岡

東平被圍久糧道復絕行省蒙古網監軍王庭玉不能守率衆南趨邳州蒙古咬魯忽禿邀擊斬首七千級嚴實遂入城建行省于府第撒兒塔以木華黎命分其城以嚴實撫安東平以北恩博等州石珪移治曹州

書法

為將得人敵人皆其役也木華黎雖古良將不是過焉

六月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更名竑

帝以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十世孫年十五歲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故事於是立貴和為皇子以貴誠為秉義郎貴誠初名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璠之子也母全氏家于紹興山陰縣初慶元人余天錫為史弥遠府童子師性謹厚弥遠器重之弥遠在相位久以帝未有儲嗣而沂靖惠王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為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弥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西門會天大雨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其為丞相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與莒也日者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弥遠言及還臨安以告之弥遠命召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說其遇及見弥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泄不便遽使復歸保長大慙逾年弥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召之保長辭謝不遣弥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最貴宜還撫于其父家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為皇子乃補與莒秉義郎賜名貴誠年十七矣

發明

貴和乃太祖十世之孫德昭之後帝以國本未分也名分定之於此然後史弥遠不可挾私以廢之矣此綱目子之之法所以防其僭竊之階人心天命於斯可見君子之為世慮豈不至深切哉此綱目謹於微之意也

秋八月任希夷罷以宣繪同知樞密院事俞應符簽書院事○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

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及卒人皆思之方少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弥遠曰催科不擾

是惟科中無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後七
方守襄漢十年以戰為守合官民兵為一體通制總司
為一家許國之忠應變之畧隱然有樽俎折衝之風故
金人擾邊淮蜀大困而京西一境獨全能用名人如陳
賅游九功輩皆拔為大吏扈再興孟宗政皆自土豪推
誠擢任致其死力卒為名將故能藩屏一方使朝廷無
北顧之憂

發明

趙方忠蓋自守堅如鉄石守邊十年以身殉國
抗疏主戰務雪仇恥此皆實德之可稱者現其
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之言苟非心乎宋室者安
能言之若是乎此固宋仁武之將而非他將之可及
也卒而具官
豈過予之哉

九月立宗室貴誠為沂王後

貴誠疑重寡言素脩好學每朝參待漏他人或笑語貴
誠獨儼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歛容矜遠益異之
至是立為沂
靖惠王後

廣義

昔詩人詠周王嗣續綿長有曰瓜瓞綿七蓋謂
瓜之生也至於近根莖者反小及其蔓延而至
于後則漸大焉今也宋之太祖德澤入人之深不幸
而有太宗為之弟其一念之不仁天已鑒于冥上之
中而不善其報矣今使沂王絕胤德昭有後巍然於
閭闔之間而重器漸有所托太祖血食漸有可親者
豈非上天默祐太祖及人之德也哉書曰作善降之
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其宋之太祖太宗之謂歟

冬十月夏人復乞會師伐金○蒙古木華黎侵夏夏人以兵附之遂取金陵州及綏德州十一月圍延安府

木華黎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聞之懼遣塔海
監府等宴木華黎於河南且遣塔哥甘晉將兵五萬屬
焉十月木華黎引兵東行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適木華
黎以石天應權行臺守葭而自將兵攻綏德破馬克戎
兩寨夏上遣迷僕帥眾會之迷僕問木華黎相見之儀
木華黎曰汝主見我主即其禮也迷僕曰未受主命不
敢即拜因引眾去至是木華黎進攻延安迷僕始贊馬
而拜金元帥合達與納合買住禦之合達以兵三萬陳

于城東蒙古將蒙古不花先以騎士三千趨之約半夜
伏斃木華黎乃命軍士銜枚潛進伏于城東兩谷間明
日蒙古不花望見金兵佯棄旗鼓走金兵追之木華黎
出伏乘其後鼓聲震天金兵大亂木華黎追殺七千餘
人合達走入延安城堅壁不出木華黎以城池堅深
倅不可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南攻鄜坊等州

四川宣撫使安丙卒詔以崔與之為四川制置使盡護蜀
軍

丙在四川以攻為守成功甚著朝廷賴之及卒詔與之
盡護四蜀之師與之開誠布公拊循將士人人悅服軍
政復立

張林叛降蒙古木華黎以林行山東東路都元帥李福自
膠西逃歸

李全既併將漣水忠義益驕悍輕朝廷及遊金山作佛
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舟逆全大合樂以享

之全婦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
舩艘舟謀爭舟楫之利為膠西當登寧海之衝百貨輻
輳全使其兄福守之為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尤重
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
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乃聽
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于張林上不能堪林財計仰
六監場福恃弟有恩於林欲分其半林許福恣取益而
不分場福怒曰若皆恩邪待與都統提兵取君頭耳林
懼其黨李馬兒說林歸蒙古林遂以京東諸郡請降于
蒙古木華黎以林行山東上路益都滄景濱棗等州都
元帥府事福狼狽走還楚州林猶
遺賈涉書言非已叛實由李福也

張林自金來歸此背夷即華理之正也今無故

而復降蒙古則又背華即夷下喬木而入于幽

谷何其反復之若是乎故直書叛以著其不赦之罪
蓋林之叛皆李福兄弟相激而成今張林作亂不能
捕獲奉頭鼠竄忠安在耶逃者匹夫之事以將帥之
尊下效匹夫之行書逃歸不明深貶之也福等既激
林反又從而逃之又豈事君之道也哉噫此綱
目之所以為綱目而非君子莫能備之者矣

廣義

自古爭利之臣鮮有不敗其國事者賈涉得無罪乎

十二月鄭昭先罷○閏月遣使如蒙古

通好也蒙古尋遣使來報

十五年

春正月朔受恭膺天命寶于大慶殿大赦

初鎮江都統翟朝宗得璽於金師獻于朝既而趙拱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朝廷喜受之行慶賀禮大赦賈涉遺書弥遠謂天意隱而難知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答天意弥遠不憚

發明

書曰無教逸欲有邦競亡業上業上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天子當以勤儉率

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今寧宗以得一璽一印而受賀大赦不亦愧乎時天下瓜分土宇龜析惟宋立國江左少延中國之正統值斯之際明賞罰聚人才儲糗糧飭邊備尚恐弗及而乃區區得一璽一印御殿受賀肆赦天下而行此驕奢之事耶噫弥遠專國何順苟容當時諸臣罔敢可否惟賈涉遺書之詞深切

時政弥遠不聽詎不惜哉直善丁冊不再敗而其義自見

二月李全復泗州○金人復入寇夏五月淮兵龍襄敗之

金主以朝廷絕歲幣國用以困乃命元帥左監軍訛可行元帥府事節制三路軍馬高簽書樞密院事時全副之由穎壽進渡淮敗官軍于高塘市攻固始縣破蘆州將焦思忠兵既而獲生口言全之姪青受宋詔與全兵相拒全匿其事五月訛可引衆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矯稱密詔諸軍且留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獲三石以給軍衆惑之留三日訛可謂全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遠濟若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是夕大雨明日淮水暴漲乃為橋渡軍官軍袞之全兵大敗橋壞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沒金之兵財由是大竭金主詔殺全罪而誅之

進封子竑為濟國公以貴誠為邵州防禦使

竑好鼓琴史弥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使矚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變之時揚皇后專國

政弥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
何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弥遠之事于此
上曰弥遠當决配八千里又嘗指官壁與地圖瓊涯曰
吾他日得志置史弥遠於此又嘗呼弥遠為新恩以他
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弥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
知真德秀時燕宮教諫竑曰皇太子若能孝於慈母而
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一日彌
遠為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李錄鄭清之登慧日
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
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弥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
於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
之曰不敢乃以清之燕魏惠憲王府李教授清之曰教
貴誠為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馬清之謂弥遠即示以
貴誠詩文翰墨吝之不吝口弥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
姪之賢已熟大要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
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弥遠頷之再三策立之意益
堅乃日媒孽竑之失言于帝覲
帝座竑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

廣義

竑以權臣當國不能慎重而輕佻如此則他日
得禍之慘豈非自也哉雖然此亦天眷理宗

之先兆也繫辭曰君不
密則失臣其竑之謂乎

知濟南府种贇討張林林敗走李全入青州據之

發明

奉詞伐罪曰討張林叛降蒙古人神共憤然朝
廷無討伐之師遠近無倡義之將則亂臣賊子
終無所懲乎种贇仗義興師奉詞伐罪則斯舉為
義戰矣故書討以予之李全不能合兵討賊而乃乘
間據城其罪滋甚蓋人者逆而不順之詞據者得非
其有之謂曰人曰據深賤之也綱目是非之權衡此
類是矣

六月愈應符卒○秋七月金平陽公胡天作降蒙古

時木華黎徇青
龍堡天作遂降

八月長星見西方

蒙古耶律楚材謂其
主曰女真將易主矣

發明

歷觀自春秋以至綱目二千餘年以來其所書災異未有無其應者可見天道之與人心不可忽也當嘉定壬午之歲而長星見于西方是時江表粗安虜寇甫息而長星之出不亦誣乎蓋明年而金主卒再踰年而帝崩史彌遠行廢立之事此非世之大變耶故謹而志之可見天變之來有徐有速但有徐速之不同未有有其變而無其應者在乎人君備為何如耳苟以天變為玩而忽之則日積月累奚有不喪邦者哉噫其垂訓也切矣

九月大名忠義彭義斌復京東州縣嚴實將晁海以青崖

峒降○以宣繒參知政事程卓同知樞密院事薛極簽書

院事○冬十月蒙古木華黎取金河中以石天應權河東

關陝行臺

木華黎所過州縣皆下時金于牛心寨僑治吉州事木華黎自隰州攻之知州楊貞令妻孥先墜崖已從之皆

死木華黎入寨留兵守之且使蒙古不花引遊騎出秦隴以為聲援及視山川夷險而自將兵下孟州晉陽霍邑等寨召石天應謂之曰河中為河東要郡擇守非君不可乃以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陽等帥並受節制木華黎遂趨長安使元胡乃太不花屯守之遣安赤將兵斷潼關

金王庭王取曹州殺蒙古石珪○十一月蒙古木華黎取

金同州節度使完顏訛可死之

發明

死節必書嘉全義也蓋死節人臣之當然何以善勸善也能知綱目所書之意然後可與論褒權衡矣

○十二月以李全為保寧節度使京東河北鎮撫副使

物全有戰功史弥遠欲加全官賈涉止之及加節鉞涉嘆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耶

蒙古鐵木真入西域屠茂里城滅回回國大掠忻都而還

先是蒙古主遣子木赤察合台窩闊台拖雷分攻幹脫
羅兒王龍傑赤等城而自將攻迭里密及班勒訖城皆
克之遂圍塔里寒寨拔之進薄回上國其王委國而去
逃匿海嶼不旬日瘦死蒙古主遂進次于忻都國鐵門
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謂之
曰汝君宜早回蒙古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
名角端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
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寔無
疆之福蒙古遂大掠忻都而還

發明

君子所最謹者華戎之辨若夫曰戎曰狄曰赤
秋白狄之類春秋初未嘗進之也蒙古鐵木真
前已書稱帝矣然於其國則止書蒙古於其名則止
書鐵木真至其斃也書姓書名書死純以夷狄處之
此綱目之所以為綱目非君子莫能脩之蓋入者逆
而不順之詞屠者殘暴不仁之詞滅者已甚之詞掠
者賊之詞此皆所以貶而外之詞學者能深究其書
法之旨始可與言綱目矣下書木華黎死于解州其

此義做

廣義

分注載角端之獸考之經典質之子史雖無其
實然則楚材以是而諫蒙古者亦可謂因事納

忠也

十六年

金元光二年

春正月金元帥都監侯小叔取河中殺蒙

古石天應

木華黎攻鳳翔府晝夜苦戰四十餘日不下將由河中
北還金元帥右都監侯小叔襲河中破之殺石天應焚
浮橋而退木華黎以天應子幹可代領其眾初金主命
元帥都監阿魯帶守河中阿魯帶懼怯不能軍竭民膏
血為浚築之計及絳州破阿魯帶益懼馳奏河中孤城
不可守有旨親視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魯帶
遂棄河中燒民居官舍一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
國家基本所在諉為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
恃矣金主命有司復脩葺之終不能成故隨守隨陷

未祭

祭明

河中金之故地候小叔得之何不書復蓋金之先世藉憑陵之威竊中國之地故雖已失而用兵力以復之特書曰取不予其有中原也此網目內夏外夷之深意而非常史之可比也

三月蒙古木華黎死于解州

木華黎自河中帥師還至解州聞喜縣疾篤謂弟帶孫曰我為國家助成大業干戈垂四十年無復遺恨所恨者汴京未下耳汝等勉之言訖而卒年五十四木華黎雄勇善謀與博爾朮博兒忽赤老温俱以忠勇事其主號為撻里班曲律猶華言四傑也蒙古主軍嘗失利會天大雪失牙帳所在臥草澤中木華黎與博爾朮張氍敵之自暮達曉竟不移足博爾朮從征伐立功甚多極見親遇位終右萬戶博兒忽身更百戰竟死于陳位終第一千戶赤老温功業與三人者等四人之子孫皆領宿衛號四怯薛出官則為輔相焉

夏五月蒙古初置達魯花赤監治郡縣

蒙古主避暑于八魯灣川分兵攻諸部落之近者悉下之至可温寨與諸將會以西域漸定置達魯花赤於各

城監治之達魯花赤猶華言掌印官也

六月程卓卒○淮東制置使賈涉卒

涉以李全驕暴難制力求還朝在道卒初涉欲制忠義兵乃以翟朝宗統鎮江副司八千人屯楚州城中又分帳前忠義萬人命趙邦永高友統五千屯城西王暉于潭統五千屯淮陰李全輕鎮江兵而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遇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宴麾下併召涉帳前將校於是帳前亦願隸全然未能合也及涉卒丘壽邁攝帥事全請曰忠義烏合尺籍鹵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閫一留全所庶功過有破請給無弊壽邁從之全乃合帳前忠義與已軍盡籍之而併統其軍壽邁不悟

秋八月金將納合六哥殺蒙古綱謀以邳州來附金人殺之

蒙古綱御下嚴邳州從宜經畧使納合六哥率衆殺之據州反與蒙古將李二措致書海州言欲來附李全麾

下周呂得之以報全七喜遣王喜兒以兵二千應接而
已繼之二措納喜兒而囚之全欲攻邳四面阻水二措
積勁弩備之全不得進合兵索戰而敗欲還楚州會濱
肅有亂乃引兵趨青州金行院總帥牙吾答討殺六哥
復其城

發明

六哥殺主帥背本國乃金之亂賊也亂臣賊子
人人得而誅之分注尚以討殺為文綱目寔文
書殺若無罪焉者何耶六哥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背
夷即華禮之正也故書曰殺不予其討有罪也綱目
內夏外夷之意其嚴如此

九月朔日食○冬十二月以許國為淮東制置使

物淮西都統許國奉祠家居欲傾賈涉而代之教言李
全必反涉卒會召國入對國疏全燕謀益深反狀已著
非有豪傑不能消弭蓋自鬻也遂易國文階為淮東安
撫制置使兼知楚州命下聞者驚愕淮東參幕徐晞纒
雅意開闢及聞國用乃注
釋國疏以寄全上不樂

金主珣卒子守緒立

金主疾革時已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明夫人鄭氏
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召太子主後事
言絕而殂夫人祕之是夕后妃問安寢閣麗貴妃陰狡
機慧常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懷怨鄭氏恐其
為變即給之曰上方更求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處
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守緒始啓戶出后妃
發喪太子方入宮英王已先至太子知之分遣樞密院
官及東宮親衛軍官移刺蒲阿集軍三萬餘下東華門
街部署既定命護衛四人監守
純于近侍局乃即位于樞前

蒙古攻夏夏主遵頊傳國于其子德旺

遵頊自號上皇德旺改元乾定
未幾遵頊卒德旺號之曰神宗

蒙古速不臺擊欽察滅之

大掠西番
邊鄙而還

發明

蒙古崛起沙漠憑陵海外恣其屠掠貽禍亦慘國而絕其世罪莫重矣凡書

申甲

十七年

金哀宗守緒

春三月召崔與之為禮部尚書以鄭

損為四川制置使與之辭不拜

與之治蜀將士輯睦府藏充實至是以疾歸廣州蜀人肖其像祠焉

金使人來請和

金主遣尚書令史李唐英至滁州通好既而復遣樞密判官移刺蒲阿率兵至光州榜諭軍民更不南侵

秋閏八月帝崩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子貴誠更名昀尊皇

后為皇太后同聽政封皇子竑為濟王出居湖州

八月丙戌帝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游久

故使布腹心今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答丞相貴誠

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嘆

其不凡壬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

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丁酉帝崩彌遠遣

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

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

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

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禁中遣

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

巷皇子苟誤則汝皆處斬皇子竑時聞帝崩跣足以需

宜召久而不至乃屬目牆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

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墀不知為誰甚感之昀入宮

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樞前舉

哀畢然後召竑竑聞命即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

從者彌遠亦引竑至樞前舉哀畢引出惟殿帥夏震守

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至舊班竑愕然曰今

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給之曰未宣制前當在此

宣制後乃即位竑以為然已而遙見殿上燭影中有

在御座則昀已即位矣

宣制畢閣門宣贊呼百官拜賀

竑不肯拜震捧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為開府儀同

三司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尊揚皇后曰皇太后垂簾
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喪尋進封竑為
濟王出居湖州史臣曰寧宗恭儉守文初年以舊學輔
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其政可觀中更韓侂胄內
蓄群姦指正為偽外挑強鄰流毒淮甸丞首求成國體
虧矣及史弥遠擅權幸帝耄荒竊弄威福至於皇儲國
統亦得乘機伺間遂其
廢立之私他可知也

發明

矯詔何罪無君也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司
馬溫公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自古姦臣
賊子其發也自共驩下暨斯高其禍敗同一轍也竑
流波漫矣上自共驩下暨斯高其禍敗同一轍也竑
眇雖皆弥遠所選然自十四年書立竑為皇子十五
年進封竑為濟國公則名分定之於前久矣既而因
聞流言弥遠憂懼而廢立之意益固特因寧宗未崩
姑且隱忍寧宗已崩厥志斯遂弥遠何人而行廢立
之事乎故書立沂王子貴誠書封皇子竑為濟王所
以正名定分以明其當立不當立之義也綱目原於
人心而定罪君子順於天理而用刑豈以弥遠闕於
太后而乃未成其罪哉前史止書立沂王子貴誠書封

竑為濟王而弥遠之惡得以少掩此君子所以懼而
綱目所由作也今而正色書之畧不少恕而必歸獄
於弥遠然後人心正而名分明亂
臣賊子始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
書法 抑觀弥遠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之時即有希冀
權寵之心况得副意之賢其志固矣然竑又以
輕佻促之豈非益堅弥遠廢立之志邪雖然此亦上
天陰祐理宗否則將以賢理宗者而賢竑矣弥遠何
能為故曰其子之賢不肖
皆天也豈人力之所能哉

九月詔傅伯成為顯謨閣學士楊簡為寶謨閣學士辭不
至

史彌遠欲收衆望勸帝褒表老儒遂詔傅伯
成楊簡及柴中行俱奉朝請伯成簡辭不至

以真德秀直學士院魏了翁為起居郎

初以德秀及禮部侍郎程瑛吏部侍郎未畚並兼侍讀
工部侍郎葛洪起居郎喬行簡宗正少卿陳貴誼軍器

監王暨並兼侍講尋又以德秀直學士院召魏了翁為起居郎德秀之為起居舍人兼宮講也言事不避權貴且倦於復讐知史弥遠欲以爵祿縻天下士慨然謂劉焞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肯為從官者遂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還入對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為本帝開納之了翁當開禧初以武李博士召試李士院對策諫開邊事御史徐相劾了翁狂妄了翁亦以親老出知嘉定府尋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燾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及為潼川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敦頤張載程頤程頤顧錫爵定謚示學者趨向朝廷從之

書法

抑考德秀嘗為宮教以諫皇子竑曰皇子若能孝于慈母以敬大臣則天命歸之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德秀因力請外而去嗚呼何其先見之明若是耶至理宗即位之初為侍讀為直學士院為煥章閣待制任志不辭可謂能擇其君者矣易蠱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蹇之六二匪躬之上九就理宗也合乎蹇之六二一去一就惟其時而已非西山其孰能之哉

追封希璪為榮王以其子與芮襲封奉祀

帝追封所生父希璪為榮王生母金氏為國夫人而以弟與芮嗣之

冬十月夏及金平

夏人與金通好不交兵者八十年至貞祐初以小故生釁構難十年一勝一負遂至精銳俱盡兩國皆弊至是夏遣其吏部尚書李仲諤脩好於金稱弟而不臣各用本國年號金遣禮部尚書與敦良弼報之

十一月以葛洪同簽書樞密院事

續編資治宋元綱目大全卷之十八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九

後學餘杭 周德恭 發明

後學雲間 張時泰 廣義

起乙酉宋理宗寶慶元年 凡九年

理宗皇帝寶慶元年金正大春正月湖州潘壬起兵謀立

濟王竑竑討平之史彌遠矯詔殺竑追貶為巴陵郡公

酉乙

湖州人潘壬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不平乃遣甫密告謀立濟王意於李全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日遣兵應接而實無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分其眾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黨雜販鹽盜千餘人結束如全軍狀揚言自山陽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王聞寢匿水竇中壬尋得之權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壬等彊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知州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九

宋理宗寶慶元年

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壬子偽為李全榜揭於門數史彌
遠廢立罪且曰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聳動
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廵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
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帥州兵討壬子變姓名走楚州
甫丙皆死元春至行在史彌遠懼甚急召毅司將彭壬
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壬至楚將渡淮為小校明亮所
獲送臨安斬之彌遠忌竑詐言竑有疾令余夫錫召醫
入湖州視之錫至諭旨逼竑繼于州治以疾薨聞尋
詔追賤為巴陵郡公又降為縣公改湖州為安吉州起
居即魏了翁金部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竑之冤及禮
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入對因曰陛下初膺大寶不
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沅聞四方所損非淺雪川之
變非濟邸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
未灼然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邱孤
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興滅繼絕在陛下耳
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
臣未敢以為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
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為師帝曰一時倉卒耳德秀曰此
已往之咎願陛下進德脩學以掩前失胡一桂曰宋一
代家法最正諸侯最賢傳授最明自理宗之立濟王之

死而後所謂家法之正右德之賢傳授之明遂掃地矣
然理宗之立實出楊后彌遠之計非若隋之楊廣必欲
廢兄而奪其位也故猶相傳五十年而後亡噫天之為德其明矣乎

癸明

凡書起兵予倡義也潘壬不過湖州之民耳無
故稱兵犯順何以倡義之例予之蓋竑當立而
廢之順者比也然既為倡義曷以討書所以明竑之
非犯順而以正討賊焉耳然竑既非叛曷為殺之此蓋
彌遠說忌之心勝乘此間隙遂謀殺之考之分註竑
之死為余天錫逼之自縊且以疾薨為言綱目慶文
直書史彌遠矯詔殺竑則其專輒無君之罪不容辭
矣然則親莫親於兄弟第理宗不能效叔齊之遜國而
乃效唐文之殺兄偏信權姦殊無可否則於天倫之
愛詐不為之大虧哉雖欲曲為辨說陽為掩之然且
不可得矣觀綱目之所書則其逆順之理明權衡之

義審

廣義

竑親王也彌遠豈宜殺之特以新恩之憾故耳
大書曰史彌遠矯詔殺竑者若彌遠專橫之惡

續綱目卷之十九 宋理宗皇帝元年

也。雖然理宗豈可逃其責哉。觀其吞德秀之言。則知其與彌遠謀者。瞭然矣。况潘壬之事。濟王親帥州兵。討平之。則也。豈止無罪而已哉。合酬其功。而友愛之。益篤。可也。嗚呼。理宗體元正始之日。而大本已失。如此。又唐太宗之不若也。然胡氏有曰。宋之傳授最明。而特壞自理宗。亦非邇流而源之論。以臣觀之。壞則自杜后。太祖太宗也。豈特理宗哉。其未流之弊。則理宗特甚焉者耳。創業之君。不慎于始。可乎。

蒙古武仙殺史天倪。天倪弟天澤討仙。仙走西山。天澤復入真定。

武仙聞彭義斌復山東州縣。乃叛蒙古。殺都元帥史天倪。天倪弟天澤時護母歸燕府。僚王守道追天澤于道。告之。故且曰。變起倉卒。部曲散在近郊。若能返旆當不招自至。天澤曰。不共國之讐。死亦當往。况不死邪。遂傾貲裝。易鎧仗。南还行。次滿城。得士馬甚衆。遣監軍李伯祐詣國王李魯言狀。且乞濟師。李魯即命天澤嗣。兄河北西路都元帥遣笑乃合率銳卒三千援之。合勢進。攻仙。將葛鐵鎗者擁衆來拒。天澤迎擊之。乘勝至中山。

畧無極拔趙州仙敗奔西山。天澤遂復真定。

發明

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與同國。今天然有動於中乎。既而率兵報伐仙。乃敗走。其志亦可尚。已故待書討以予之。綱目急於復讐之義。切哉。

二月李全作亂。焚楚州。許國走死。以徐晞稷為制置使。撫之。

許國至鎮。李全妻楊氏郊迓。國辭不見。楊氏慙而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擣賞十損八。九全自青州改書于國。國誇于衆曰。全仰我養育。我畧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故留青州。國不能致。乃數致厚餽。邀全。全還。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向。國左右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校曰。我不忝制。闔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必往。遂還楚州。上謁賓贊。戒全曰。節使當庭。忝制使。必免禮。及庭。衆國端坐。納全拜。不為止。全退。怒曰。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帥亦免汝。

拜汝有何勲業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邪全赤心報
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慶
福謁國之幕客章夢先夢先令隔幕貌若慶福亦怒既
而全欲往青州恐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
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為禮因會集間出劄白事國見
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
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全往青州國集兩
軍校留者懼其謀已內自為備後全遣慶福還楚為亂
適湖州潘壬事敗全黨益不安或教楊氏畜一妾男子
指謂人曰此宗室也且語僚佐曰會令汝為朝士潛約
肝胎四軍為應肝胎四將不從於是慶福謀中輟止欲
快意於國計議官苟夢王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
即殺我我豈文儒不知兵者邪夢王懼禍及求檄往反
貽後告慶福曰制使欲畱汝兩為自結之計及是國晨
起視事忽露刃充廷客駭走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
及額流血敵面而走亂兵悉害其家大縱火焚官寺兩
司積蓄盡為賊有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樓縱城走伏
道堂中宿焉賊擁通判姚种入城犒兩軍使歸營是日
慶福首殺夢先以報其辱明日國縊于途事聞史弥遠

懼激他變欲事含忍以徐晞稷嘗倅楚守海得全歡心
乃授晞稷制使令屈意撫全全聞國死自青州還楚祥
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之開斬數人上表待罪朝廷
不問知揚州趙范得制置使印于潰卒中以授晞稷
稷至楚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賊衆乃
悅晞稷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首足倒置矣
發明 作亂者背逆之詞走死者賤之詞李全作亂
於遽反也走者匹夫輕身之事國既遇變亦當檄召
諸路共謀討賊可也夫何露刃充庭既身而走以制
置之使而效匹夫輕身之事不亦愧乎由是禍未可
弭身且不能保嗚呼國以自經于途之心移以討賊則
亦光明俊偉不失為忠義之鬼也譬猶自經于
溝瀆人豈得而知之哉故直書走死以深貶之
廣義 李全藏蓄穢之徒也許國豈可肆其輕侮之
臣李全殺之而朝廷不問則其時政之失可見矣
三月堊末茂陵○夏四月太后以疾罷聽政○五月李全

續綱目卷之五十一 宋理宗皇帝 慶元七年

襲彭義斌于恩州義斌敗之

許國既死李全牒彭義斌于山東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並聽我節制義斌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讐乃斬齋牒人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五月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乃攻恩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馬二千劉慶福引兵救全又敗全退保山峒抽山陽忠義以比楊氏及劉全皆欲親赴難會全遣人求徐晞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相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連海以感之斷其南路此賊必擒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盱眙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助討賊知揚州趙范亦以為言史彌遠令諭范無出位專兵各享安靖之福范復以書力論之彌遠不聽

六月加史彌遠太師封魏國公

彌遠辭太師許之

彭義斌圍東平嚴實請和秋七月義斌徇真定實以蒙古兵來襲義斌死之京東州縣盡陷

義斌既克山東復納李全降兵上勢大振遂圍東平嚴實潛約蒙古將字里海合兵攻之兵久不至城中食盡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實取河朔而後圖之遂以凡札事實時實衆尚數千義斌不之奪而留所掠實青崖之家屬不遣七月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字里海等軍相望義斌分實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實知勢迫即赴字里海軍與之合謀及義斌戰于內黃之五馬山義斌兵潰史天澤以銳卒畧其後遂擒義斌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義豈為他臣屬邪遂死之於是京東州縣復為實有實所統有全魏十分齊之三魯之九凡五十四城後又割大名彰德外屬而益以德充濟鄆四州時所在殘毀獨實所統治安四方之民爭赴之

發明

義斌不過民間之忠義耳前書復京東州縣此不可滅迨至兵潰被執不屈而死忠何尚焉觀其論虜之言辭義懇切則君臣之大義明矣義斌甫沒京

東隨陪則義斌保障之功豈不益可見哉綱目特書死之所以予全節爾噫君子之為世功亦多矣

竄大理評事胡夢昱于象州

夢昱上書言濟王不當廢引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為證言甚切直史彌遠諷御史李知孝劾之除名羈管而卒

贈張九成官爵錄程頤後

帝以九成正色立朝有中興明道之功贈太師追封崇國公九成研思經學多所訓解然早與學佛者游故議論多偏尋又詔求程頤後得四世孫源以為藉田令

以梁成大為監察御史罷直學士院真德秀金部員外郎

洪咨夔

時論濟王事者衆史彌遠患之成大以知縣秩滿待選論事彌遠家幹者萬昕上一日言真德秀當逐成大

某若入臺必能辦此事昕為達其語遂擢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共為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於是給事中王陞等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莫澤等繼劾之遂命從奉王隆宮咨夔亦言濟王冤成大等復交劾之鐫二秩由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成大知孝與澤為三凶且謂成大為成大

發明

理宗知張九成程頤之賢而贈官錄後則曾中其善惡烏彼如胡夢昱論濟王之冤果私於濟王者乎抑忠於朝廷者乎見忤彌遠遂竄象州則是非不能決矣梁成大諂事彌遠而得諫職德秀咨夔相繼毀逐則賢否不能明矣是非不能決賢否不能明天下之能治者鮮矣雖然蓋由理宗無解上六之才不能射隼于高墉之上耳小人不去則君子不能立君子不能立則天下又安望其善治哉詳書于冊其義自見

廣義

彌遠所為其即秦檜侂冑之故智耳嗚呼宋室權姦一消一長而卒不能成中興之美者其天

冬十月蒙古鐵木真伐夏取其肅州西涼府十一月取靈州進次鹽州川

以西夏納仇人亦膺喝翔昆及不入質子也

以薛極參知政事葛洪簽書樞密院事○以李知孝為右

正言

知孝附史弥遠而忌真德秀親了翁之鯁直乃上疏曰士大夫汲上好名正救之力少而附和沽激之意多扶持之意微而詆訾扇搖之意勝既慮君上之或不能用又恐朝廷之或不能容姑為激怒之辭退俟斥逐之命始則慷慨而激烈終則懇切而平去將以樹奇節而立令名此則臣之所未解蓋以陰詆德秀了翁也踰月復言近年諸老凋零後學晚出不見前輩不聞義理不講綱常識見卑陋議論偏謬更唱迭和鹽惑人心此風披扇為害實深乞下臣章風厉內外各務靖共以杜禍萌遂進拜右正言

貶魏了翁官居之靖州罷真德秀祠祿

胡夢昱貶時魏了翁出關餞之李知孝遂指了翁首倡異論將擊之彌遠猶畏公議外示優禮改權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出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德秀奏劾詆誣詔了翁落職奪三秩靖州居住德秀落煥章閣待制罷祠李知孝上書乞追削流竄德秀以正典刑梁成大亦奏了翁已從追竄人猶以為罪大罰輕德秀狂僭悖謬不戒了翁翁相羊家食宜削秩貶竄一等施行彌遠勸帝下其章帝曰仲尼不為己甚乃止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李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德秀既歸浦城脩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

祭明

鳴呼小人之禍至是益烈矣是時史弥遠之元惡主於內梁成大之群邪附於外共相盤結以害君子君子之寓斯時既不能如肥遯無不利亦當如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然小人之勢已盛而君

子亦未如之何也已矣了翁德秀為世大儒而終為
小人所忌弗果大用歷觀宋自紹聖以迄于今何泰
之時常少而否之時常多耶此由繼世之君不能察
其是而真偽自是錯雜矣綱目書此其亦深為當
時惜也

給京軍緡錢

以雪寒給在京諸軍緡錢有差出戍之家
倍之自是慶祥災異淫雨雪寒咸給之

蒙古使人如高麗未至盜殺之

自是高麗與
蒙古不通

武仙復襲真定蒙古史天澤奔藁城

彭義斌既敗仙勢益蹙已而潛令謀者結死上匿真定
城中人歷寺為內應仙夜斬關而入據之天澤出奔藁
城

丙戌

二年

金正大三年

春正月贈陸九齡等官賜諡錄張拭呂祖謙

陸九淵後

詔贈陸九齡直秘閣諡文達沈煥直華文閣諡端憲錄
張拭呂祖謙陸九淵子孫官各有差九齡獨尊其說舉進
士調興國教授嚴規矩勸綏引翼士類興起改全州教
授卒張拭嘗與講學期以任道之重呂祖謙嘗稱之曰
所志者大所據者實九淵九齡弟生而穎異與其兄自
相師友和而不同其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
或至流汗有懷于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析其故悉
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為人後以將
作監丞奉祠還鄉學者稱為象山先生九淵嘗謂學者
曰汝耳自惚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
關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
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其著書九淵
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及知荆門軍政行令脩民
俗為變卒諡曰文安九淵嘗與朱熹會于鵞湖辨論多
不合及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判一

章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
之辨則貽害往來論辨不置焉其次兄九韶亦學問淵
粹人稱為後山先生九淵門人其最著者曰袁燮揚簡
沈煥舒燐燮端粹專靜為國子祭酒延見諸生必迪以
反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為道本聞者竦然有得每言人
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
似簡篤學力行為政設施皆可為後世法所著禮書行
于時煥定海人乾道中為太學錄以所躬行者淑諸人
同僚忌其立異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
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
行耻也言路以為訕已請黜之遂為高郵軍教授終于
舒州通判煥人品高明不苟自恕常曰晝觀諸妻子夜
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璘刻苦磨厲改過遷
善從張拭及九齡遊及聞朱熹呂祖謙講學于婺徙步
往謁之乾道中為徽州教授
作詩禮講解仕終宜州通判

發明

善也見君子之心
樂與人為善矣
哲理宗崇信姦邪貶黜正士無可言者獨褒表先

蒙古史天澤以藁城之兵入真定武仙復走西山

藁城守將董俊以銳卒數百授天澤天澤拔赴真定與
笑乃台合攻仙上走西山笑乃台怒真定民反覆驅萬
人將斬之以示威天澤曰是皆吾民我力不能
及一旦委去不幸被脅今赦之何罪乃全釋之

二月建昭勳崇德閣

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
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呂頤浩
趙鼎韓世忠張俊陳康伯史浩葛邲後
益以趙汝愚凡二十四人皆圖形其上

三月蒙古圍李全于青州

全北剽山東南仰錢糧且挾朝廷以疑蒙古蒙古攻之
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蒙古築長圍夜布狗砦
全糧援路絕與元福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
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問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
生路全曰數千萬勅敵未易支也全朝出
城夕陷不如兄歸於是全留青福還楚

秋七月夏主德旺以憂卒弟子覲立

蒙古主入夏城邑多降德旺憂悻而卒國人立覲號德旺曰獻宗

八月衛涇卒○金置益政院說書

金主詔設益政院於內庭以禮部尚書楊雲翼等為說書官雲翼天性雅重傳李能文明於政事直言敢諫與翰林李上趙秉文同為時所重

徐晞稷罷以劉瑋為淮東制置使

朝廷聞全為蒙古所圍稍欲圖之以晞稷畏懦謀易帥劉瑋雅意建闢使鎮江副都統彭忱延奪忱亦垂澹代晞稷忱代瑋知盱眙

冬十一月盱眙忠義夏全作亂逐劉瑋以衆降金

瑋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盱眙四總管惟以鎮江兵三萬自隨夏全請從瑋素畏其狡不許彭忱自以資望視

瑋更淺曰瑋止夏全是欲遺患盱眙瑋將又在小東能用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徒將又在小東劉制使圖之收功在旦夕太尉身不往赴事會夏全忻然帥兵徑入楚城時青亦自淮陰入屯城內瑋懼勢不容却復就二人謀焉時傳李全已死李福欲分兵赴青州瑋令夏全曰陳兵楚城李全之黨震恐李全妻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曰將軍非山東婦附邪孤死兔悲李氏城夏氏寧獨存願將軍垂矜全諾楊氏盛飾出迎與按行營壘曰人傳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為夫子女王帛干戈倉廩皆太尉有望即領此誠無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婦轉仇為好反與福謀逐瑋遂圍楚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瑋精兵尚萬人窘束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瑋縋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大半將校多死器甲錢粟悉為賊有瑋步至揚州借兵自衛夏全既逐瑋暮歸李全營楊氏拒之全恐楊氏圖已因大掠趨盱眙欲為亂盱眙將張惠范成進閉城門夏全不得入狼狽降金朝廷聞之大恐瑋自劾未幾死

發明

夏全反覆小入固無足論者劉瑋既為制使而不能折服一校徒以擁兵自隨羈縻而已迨至

遇變又不能討反為所逐僅以身免是不知義命者也身為制帥而被一校所逐於心獨無愧乎上表自劾嗚呼晚矣若夫夏全背夏即夷志君事虜其罪可勝誅哉故書作亂降金所以罪悖逆書遂劉璋所以譏無為綱目有以斷斯獄夫

三年金正大春正月以姚弼為淮東制置使

朝廷以姚弼嘗與李全交驩故命之弼朝辭帝謂曰南北皆吾赤子何分彼此弼其為朕撫定之弼至楚城東艤舟以治事間入城見李全妻楊氏用徐踰稷故事而禮過之楊氏許弼入城弼乃入寄治僧寺中極意娛之

贈朱熹太師信國公

熹先謚曰文至是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孝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至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勵治講孝緬懷典刑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諭月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李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紹定中改封徽國公

蔡明

國者莫大乎立規模上上既立然後可以言治規模不立天下未可得而治也蓋尊賢育才以彰有德是為立國之規模耳朱子祭揮至賢蘊奧而為萬世宗師見沮諫忌道未大行今理宗加贈其官頒詔褒美是亦公道之不容泯者使天下士夫皆知正道之所以有益而感發興起者端有在於此矣故特書以著其美

廣義

現理宗讀文公四書足見其勵志至賢之孝祈謂惟學遜志務時敏者也其賢可與太甲成王作求矣適丁宋運之衰故功業有所難就識者恨之

夏五月李全以青州降蒙古

全被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全欲降懼眾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經而使其黨鄭衍德田四粒已曰譬如為衣有身愁無袖邪今北歸未必非福全乃降于蒙古

蒙古遣使責歲幣于金○六月朔日食○楚州忠義李福

作亂逐姚弼詔以統制楊紹雲兼淮東制置使改楚州為淮安軍

劉慶福在山陽自知已為房階懷不自安欲圖李福以贖罪于朝福知之亦謀殺慶福於是二人互相猜忌不復相見一日福偽稱疾不出旬餘慶福往候之福乃躍起後刀傷慶福慶福走左右殺之福以慶福首納于姚弼詔弼詔大喜幕客杜來曰慶福首禍一世奸雄今頭落措大手邪時楚州自夏全之亂儲積無餘網運不續賊黨籍上謂福所致福畏衆口數見弼詔之謝以朝廷降未下六月福乘衆怒與李全妻楊氏謀召弼詔飲弼詔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以弼詔命召諸幕客以楊氏命召弼詔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而往杜來至八字橋福兵腰斬之福兵欲害弼詔鄭衍德救之得免去鬚髯縋城夜走歸明州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始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閩就以其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為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州然

發明

前以劉瑋為淮東制使而為李福所逐則朝廷輕於用人之意可見矣當楚州亂離之際正宜遴選才能提兵鎮撫可也必如大有九二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之人斯克負荷而乃以罪折足覆公餗之人其克濟乎然則以紹雲兼為制使不復建閩其與唐之姑息藩鎮而為羈縻之事者何以異哉嗚呼宋之君臣不務遠畧惟務苟安何益於事耶此所以終於不競云爾

廣義

得易之小貞歟

金遣使請和于蒙古○蒙古鐵木真滅夏以夏主覲歸

蒙古主盡克夏城邑其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蒙古主避暑于六盤山踰月夏主覲力屈出降遂繫以婦夏亡時諸將爭掠子女財幣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楚材用之所活萬人

發明

定十五年經書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春秋罪之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夏主覲納蒙古仇

人不入質子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
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為有命而又
貪生忍辱不死於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
現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夏主現名垂訓大矣
廣義自開闢以來胡虜之盛未有如蒙古者也現其
滅人之國如祭蒙振落耳嗚呼強胡之盛一至
於此天何縱之若是耶

秋七月蒙古自鳳翔侵京兆○張林等歸淮安討李福斬
之

李全之黨以贍軍錢糧不繼屢有怨言全將國安用聞
通嘆曰我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樂全
而劉慶福為不善怨仇相尋使我曹無所衣食時張林
邢德亦在楚自謂嘗受朝廷恩中遭全間貳今歸于此
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嘗為全所辱且謂我本賈
帥帳前人不與彭義斌卒義不成而歸五人相謂曰朝廷
不降錢糧為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李福及全妻揚
氏以獻遂帥衆趨揚氏家福走出邢德手刃之相屠者

數百人其首并福敵于楊紹雲紹雲馳送臨安傾朝皆喜

發明

嘉定十四張林書叛降蒙古則林固亂賊耳以

之問貳乃不得已也現其自謂之言亦非迷而不悟
者故亦嘉其善念之萌而特書曰討以予之夫以張
林叛人枕能為朝廷討賊當時遠近諸臣豈不深可
愧哉予在張林則罪在朝廷矣若曰宋不能討而林
討之深意而李者所當深究也

廣義

李福之討特書張林等者以見朝廷不能討賊

失矣其
以此歟

詔知盱眙軍彭忱及時青經理淮東八月忱將張惠等執
忱以盱眙降金

時檄忱及總管張惠范成進時青併兵往楚州使便宜
盡戮李全餘黨托輕僕不為惠等所服得檄不敢自決

請制府及朝廷處之朝議以時青望重檄青區畫青恐
禍及密遣人報全于青州遷延不決惠成進以朝檄專
委青而不及已乃歸盱眙發燕邀忙乘其醉縛之渡淮
以盱眙降于金金人俾惠專制河南以拒蒙古而使總
帥完顏訛可戍之

廣義

張惠等何其愚也于時金人尚不能自保其國
何暇利人之上地耶是降也警諸抱石極溺必
不能逃滅項之禍况宋也亦無
負於惠等惠等之罪不容誅矣

蒙古以李全行省事于山東淮南全自青州復入淮安殺
張林

全得時青報勸哭力告蒙古大將求南還不許全因斷
一指以示之誓還南必叛蒙古大將乃承制授全山東
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歲獻金幣全遂與蒙古張宣差
及通事數人還楚州服蒙古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年
號揚紹雲聞其至遂留揚州不還王義深奔金國
安用殺張林邢德以自贖郭統制亦為全所殺

冬十二月金封李全為淮南王全不受

時全敗完顏訛
可于龜山故也

蒙古兵入關外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棄三關逃歸

蒙古入京兆關中大震復以兵破關外諸隘至武階鄭
損棄汧州而遁於是三關不守時金人盡棄河北山東
關陝唯保力守河南保潼關自洛陽三門析津東至邳
州之源雀鎮東西二千餘里立四行省帥精兵二十萬
以守禦之議者乞謹邊備以
防南侵帝命樞臣承其計

發明

蒙古奉號外之也入者逆而不順之詞因以識
宋之無備也逃者匹夫之事鄭損制置兩川蒙
古入寇竭力以拒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
而反效匹夫之行遁逃苟免不亦賤乎則書曰逃歸
以著其幸免而不知
命之罪也其旨嚴哉

蒙古鐵木真死於六盤山少子拖雷監國

蒙古主在位二十二年卒年六十六臨卒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讐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搗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廟號太祖凡六子長曰朮赤性卞急而善戰早死二曰察合及性慎密為衆所畏三曰窩闊台四曰拖雷鐵木真死拖雷監國

發明

夷狄之酋卒則書死鐵木真前已稱帝改元至此亦書死者正其夷狄之名不得齒於中國諸侯之列至紹定四年窩闊台始進而稱主卒則書卒蓋至二世盜有中原漸染華風不得以僭國之例待之其貴華賤夷之意嚴哉書法與金同耳

蒙古史天澤攻武仙于西山仙敗走汲

天澤在真定繕城壁脩武備為不可犯之計以高公抱犢諸崇武仙之巢穴不可不攻乃帥兵破之仙走入汲縣天澤復取相衛犧尖馬斌等崇

蒙古入西和州知州事陳寅死之

蒙古兵薄西和城寅率民兵晝夜苦戰援兵不至城遂陷寅謂妻杜氏曰若速自為計杜厉聲曰安有生同居祿死不共王事者即飲藥自殺二子及婦俱死母傍寅歛而焚之自乃伏劍死賓客同死者二十八人

發明

陳寅之守西和竭力備禦援絕而陷夫婦繼亡可謂盡忠王事臨難不苟免者矣特書死之予全節也

李全誘殺時青併其衆

紹定元年

金正大五年

春三月金將完顏陳和尚大敗蒙古兵

于大昌原

蒙古兵入大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顏合達以忠孝軍提控完顏陳和尚為前鋒陳和尚擐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百倍蓋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奏功第一名震國中授定遠大將軍世襲

子戊

謀克忠孝一軍皆回紇乃蠻羗渾及中原故俘避罪來
婦者驚狼難制陳和尚御之有方生作進退皆中程式
所過州邑秋毫無犯每戰則
先登陷陣諸軍倚以為重

祭明 女真蒙古交攻至是二十餘年每為所敗未嘗
一勝至是而有大有昌原之捷者可見金之健將
銳卒不為無有但自不能用之故耳然則陳
和尚之戰非義戰乎故書大敗以深予之

夏六月朔日食○冬十二月以薛極知樞密院事袁詔同

知院事鄭清之簽書院事葛洪參知政事

二年 金正六年。蒙古太 秋八月蒙古窩闊台立

窩闊台自霍博之地來會喪耶律楚材以太祖遺詔召
諸王畢會請立窩闊台時拖雷監國諸王意猶豫未決
楚材言于監國曰此杜稷大計若不早定恐生他變監
國乃與諸王奉窩闊台即位于和林東庫鐵烏阿刺里
之地時庶事草創禮儀簡率楚材始定冊立禮儀俾皇
族諸王尊長皆就班列以拜又中原新定未有號令長

夷皆得自專生殺稍有忤意者乃鋸隨之
至有全家禍者楚材以為言命禁絕之

廣義 則甚矣禮之為物不以異類而殊也夷狄能用之
則必用夏蠻夷中國不能則將變于夷矣故用

之於朝則朝廷尊用之於鄉則鄉黨睦用之於家而
家齊用之於身而身脩善乎南宮氏曰順此則興逆
此則危無一于此則亡由于此則為明君為賢臣為
中國不由于此為昏主為亂臣為賊子為夷狄禽獸
故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樂記曰禮樂不可
斯須去身皆此意也現夫蒙古之興其名號語言非
刺甚矣固君子之所蓋稱也然其始事之日使無楚
材此禮儀必將相戕相賊而自底滅亡耳何能若
是之強盛哉意以楚材之禮尚能強乎
夷狄之國况先王之禮用于中土邪

冬十月蒙古圍金慶陽○十二月蒙古始定筭賦

中原以戶西域以
丁蒙古以牛馬羊

蒙古以史天澤等為萬戶分守中原

蒙古主以史天澤劉黑馬蕭札刺為万户分統漢兵真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五路隸天澤平陽宣德等路隸

三年金正大春正月蒙古入金大昌原金將移刺蒲阿敗

之慶陽圍解○二月起復趙范趙葵節制鎮江滁州軍馬

范葵皆方之子時丁母憂求解官不許乃卒哭俱復視事

發明

起復非清朝之令典乃金革之變禮是時蒙古

况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是誠急於用人之時也范葵尋丁內艱乞終喪制朝廷不許復命視事此蓋金革之變不得已耳非若五代史弘肇自起復以希富之此也世豈可以起復為非而不顧其是否哉李要當深察而辨明之可也

蒙古立十路課稅所

初蒙古太祖征西域倉庫無斗粟尺帛之儲於是群臣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暢茂以為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為耳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酒醋監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緡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何為無用哉太祖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為之至是楚材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悉用土人如陳時可趙昉劉中等皆在選中楚材因間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蒙古主深然之由是文臣漸進用矣

廣義

抑觀蒙古之興楚材之力居多是亦天付此屬以資胡運豈人力哉

夏五月以李全為彰化保康節度使京東鎮撫使全不受命遂罷知揚州翟朝宗

全自還楚即厚募人為兵不限南北天長民保聚為十者數萬家七有兵仗侵掠難制其豪周安民谷汝礪王十五長之亦蠶結水砦以觀成敗全知東南利舟楫謀

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糴之留其舵工以一教十又遣
人泛江湖市桐油黏筏厚募南匠大治此艘船自淮口
及海相望時上試舟于射陽湖及海洋復以糧少為辭
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加興告糴實欲習海道以規
畿甸然以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蒙古者不可缺故外
恭順朝廷以就錢糧因以買貨輸蒙古朝廷亦以全往
來山東得以少寬北顧之憂遣餉不絕全因縱遊說于
朝復請建閩山陽又遣使入金且欲銷朝廷兵備乃遣
軍士魏椿潛入京師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器庫於是先
朝兵甲盡喪全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趨
海其下皆曰通泰鹽場在馬莫若先取為家計且使朝
廷失鹽利全欲朝廷不為備且難反而不敢遽絕其給
乃挾蒙古李宜差宋宜差以伺疑虛喝而蒙古實未嘗
資全兵其李宜差則青州賣藥人也朝廷雖知其姦姑
事苟安不之詰及全糶麥舟過鹽城知揚州翟朝宗嗾
尉兵奪之全怒以補盜為名水陸數萬徑博鹽城戍將
陳益樓疆知縣陳遇皆遁全入城據之朝宗倉皇遣幹
官王節懇全退師全不許留鄭祥董友守鹽城而自提
兵還楚州以狀白于朝曰遣兵捕盜過鹽城縣令自棄
城遁去慮軍民驚擾不免入城安衆朝廷乃授全節鉞

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往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
啼則與果不受制命朝廷為罷朝宗命通判趙敬夫攝
州事趙范趙葵深以全必反為慮累疏力言之史弥遠不納

發明

嗚呼宋人姑息至是益甚矣慎惜名器勿為濫
施此有國之先務也李全叛逆之賊法所必討

而乃以節鉞啖之以至貴之爵而加叛逆之人是可
謂緩來遠人之道乎及其不受可愧之甚唐室姑息
藩鎮而卒以亡唐理宗不能振起威令而可蹈襄唐
人之陋轍哉然則李全逆命朝宗何辜無故罷之賞
罰安在故書罷而不去其官所以明其無罪也即
綱目所書現之則當時政刑之得失亦可見矣

廣義

觀李全遣魏椿入臨安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庫
欲以銷宋兵備於是先朝兵甲盡喪則知理宗

徒善不足以為政矣當是時也蒙古勅敵方熾朝廷
不嚴備可乎金虜大讐未復朝廷不嚴備可乎強臣
悍將之充斥朝廷不嚴備可乎今也賊造皇成如入
無人之境何足畏哉書曰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
四海理宗想未之知臣故曰理宗徒善不足以為政

秋八月蒙古史天澤攻武仙于汲仙敗走胡嶺關

武仙既歸金上復封為恒山公置府衛州蒙古史天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顏合達率衆來援蒙古諸軍皆北天澤獨以千人繞出其後諸軍合攻之仙逸去屯胡嶺關天澤遂取衛州

冬十月以趙善湘為江淮制置使

李全造舟益急至發塚取粘板煉鐵錢為釘熬囚脂擣油灰列炬繼晷招沿海亡命為水手又給趙敵夫以象古為舜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鐵券朝廷遣餉不絕全得米即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贍其衆他軍士見者曰朝廷惟恐賊不飽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至有養北賊成淮民之語聞者太息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脅周安民等造浮橋于滄口以便鹽城往來時史彌遠多在告諸執政又不以為意獨鄭清之深憂之力勸帝討全帝乃以趙善湘制置江淮許便宜從事然猶有內圖進討外用調停之說惟趙范趙葵兄弟力請進兵討之

蒙古窩闊台帥衆入陝西金以完顏合達移刺蒲阿行省

事于閩鄉以備潼關

初蒙古使幹骨察至陝西議和金行省移刺蒲阿統石烈牙吾谷等懼其泄事機留之及蒲阿既解慶陽之圍志意驕滿乃遣幹骨察還謂之曰我已準備軍馬能戰則來幹骨察還見蒙古主白之蒙古主怒即與其弟拖雷帥衆入陝西翔翔京兆同華之間破諸山寨柵六十餘所遂趨鳳翔金以平章政事完顏合達及移刺蒲阿行省閩鄉以備之

發明

金棄諸路而專守潼關則非計矣所謂獨坐窟山養虎自害者也苟失潼關抑將何所屏蔽哉直書于冊深譏之耳

十二月李全寇揚州趙范趙葵會師擊敗之

全突至揚州灣頭揚州副都統丁勝拒之全乃攻城南門趙璣夫得史彌遠書許增萬五千名糧助全歸楚州即遣劉易就全壘示之全笑曰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給邪擲書不受璣夫恐亟發牌印逐趙范于

鎮江范亦刻日約蔡上帥雄勝軍准武定疆勇四軍萬
四千赴之時全引兵攻泰州知州宋濟迎降全入坐郡
治盡收其子女貨幣將趨揚州聞范蔡已入揚城乃鞭
街德曰我計先取揚州渡江爾曹勸我取通泰今二趙
已入揚州矣江其可渡邪既而曰今惟有徑擣揚州耳
遂分兵守泰而悉眾攻揚州至灣頭立砦據運河之衝
使胡義將先鋒駐平山堂以伺三城機便全攻東門蔡
親搏戰全將張友呼城門請蔡出蔡出與全隔濠立馬
相勞苦問全來何為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
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蔡曰朝廷待汝以忠臣孝子而
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鉅汝錢糧汝云非叛欺
人乎欺天乎全無以對寧弓抽矢向蔡而去自是屢戰
全兵多敗全每云我不要淮上州縣渡江浮海徑至蘇
杭孰能當我然全志吞揚州三城而兵每不得薄城下
宗雄武獻策曰城中素無薪且儲蓄為總領所支借殆
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全乃悉眾及驛鄉農凡數十萬
列砦圍三城制司總汴糧援俱絕范蔡命三城諸門各
出兵劫寨奪火為期夜半縱兵衝擊賊甚眾自是全
一意長圍以持久困官軍不復薄城全張蓋奏樂于平
山堂布置築圍范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帥將士出

砦西攻之全分兵諸門鏖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
明日范出師大戰獲全糧數十艘蔡亦戰敗之

廣義 李全之辭則可謂順且直矣李全語塞何其逆

且曲邪故自是而後李全屢戰屢勝足以見其師之
弱且老范蔡屢戰屢勝足以見其師之強且其師之
師有強弱老壯以其理有曲直逆順耳然世有徒恃
其勇而不顧理之是非而欲勝人者殆恐人不能勝
而適足以自取其
敗耳豈特行師哉

以鄭清之參知政事喬行簡同簽書樞密院事○詔史彌
遠十日一赴都堂治事

發明 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立

是誠天討之所宜加者也理宗德其立已溺愛不明
不惟加以隆恩而又錫以殊札彌遠何人而尊崇之
至乎理宗可謂知有彌遠而不知有公論者矣舉措
如此寧能不來天下之議乎直書詔史彌遠十日一

赴都堂治事所以深貶之也

○立皇后謝氏

后天台人丞相深甫之孫也生而驚黑鬚一目父渠伯
早世產業破壞后躬親汲甕帝即位議擇中官楊太后
以深甫有援已功命選謝氏女謝氏獨后在室兄弟欲
納入宮諸父捧伯不可曰即奉詔納女當厚奉資裝異
時不過一老官婢事奚益會元夕縣有鵲來巢燈山衆
以為后妃之祥捧伯不能止乃共送后就道后旋病瘵
良已膚皴瑩白如玉醫又藥去翳遂與賈涉女同入宮
賈女有殊色帝欲立之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正中
宮左右亦相竊語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邪帝不
能奪賈妃專寵後官右處之裕如不以介懷太后益賢
之帝禮
遇日加

廣義

君子觀謝后之事則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聖人豈虛語哉

四年

金正

大

春正月趙范趙葵大敗李全于揚州城下全

走死新塘

全浚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揚州東門掩擊全走土城
官軍躡之蹂躪甚衆范陳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
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間收步卒誘之賊兵數
千果趨濠側李虎力戰城上矢石如雨注賊退有頃賊
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揮步騎夾浮橋弔橋並出為三
迭陳以待之自己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
百出賊背而葵率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始全
反謀已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不順而邊陲喜事者欲
挾全為重遂贊成之故全決計反及趙善湘趙范趙葵
用事聲罪致討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大
悔忽上不樂或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恠之
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
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全置
酒高會于平山堂有堡塞候卒識全捨垂双拂為號以
告范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
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為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
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
突闖而前亦不知其為全也范麾兵並進葵親搏戰諸

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
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地走蔡率諸將以制勇寧淮二軍
蹙之全趨新塘新塘自决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
塵如燥壤全騎過之皆陷淖中不能自拔制勇軍追及
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全呼曰無殺我上乃頭日群卒
碎其尸而分其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皆將校也全
死餘黨欲潰國安用不從議推一人為首莫肯相下欲
還淮安奉全妻楊氏范蔡追擊大破之乃散去范還揚
州捷聞加趙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范准東安撫使蔡淮
東提刑善湘季子汝楨史彌遠壻也奏請無阻而善湘
亦以范蔡進取有功
慰藉殷勤故能成功

發明

觀此則范蔡討賊之功可謂偉矣大敗者快之
之詞走死者敗之之詞李全作亂于茲七年未
有能制之者范蔡一起而大振軍聲前書擊敗此書
大敗然而前書擊敗猶未殄其根此書大敗始能
滅其元惡則其運籌之機決勝之策
誠迥出乎人表矣故特書而予之

廣義

李全宋之內癰也向非二趙出死力以潰之必
隕宋人之軀矣史彌遠不為今意惡得無罪之必

蒙古圍金鳳翔夏四月克之

蒙古圍鳳翔府金行省合達蒲阿逗遛不進金主遣樞
密判官白華往諭之合達蒲阿言北兵勢盛不可輕進
白華還金主復遣諭以鳳翔圍久恐守者不能支可領
軍出關畧與渭北軍交手計北軍聞之必當奔赴少紓
鳳翔之急合達蒲阿乃始出關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
交戰比晚收軍入關不復顧鳳翔矣蒙古遂取鳳翔合
達蒲阿遷京兆民于河
南使完顏慶山奴戍之

以喬行簡簽書樞密院事○金完顏陳和尚敗蒙古將速

不臺于倒回谷○五月趙范趙葵等收復淮安

趙范趙葵復帥步騎十萬攻鹽城屢敗賊衆遂薄淮安
城殺賊萬計焚二千餘家城中哭聲震天五月淮安五
城俱破斬首數千燒砦柵萬餘家淮北賊歸赴援舟師
又勦擊焚其水柵夷五城餘址賊始懼王昺趙必勝全
子才等移砦西門與賊大戰又破之全妻楊氏謂鄭衍
德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撐柱不

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耳遂絕淮而去其黨
即遣馮均等納款軍門趙范許之淮安遂平

國安用降蒙古以為山東路都元帥

安用從李全妻楊少真走山東降于
蒙古蒙古以為都元帥行省山東

之 蒙古侵金使速不罕來假道秋七月至沔州統制張宣殺

時金降人李昌國言于蒙古拖雷曰金遷汴將二十年
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雞以侵漢中不一
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拖雷然之至是白于蒙古主蒙
古主乃會諸將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遣拖雷
先趨寶雞速不罕來假道淮東以趨河南且請以兵會
之至沔州青野原統制張宣殺之拖雷聞速不罕死曰
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
日之事曲直有歸矣

發明

蒙古猖獗刻削諸國其來假道者特畏公議不
容姑為盡禮云爾然藉其憑陵之勢不啻如秦

山之壓卵也張宣不能為國防守而擅殺使人其
惡不已甚乎厥後虜得藉口而竄端塔矣江淮川陝
日事兵爭生民塗炭其禍亦烈譬猶人不履虎之尾
尚為其啞害今履其虎尾則安有不啞人者哉則是
曲在宋而直在虜誠為自取焉耳
故特謹而書之以為基禍之始云

廣義

夷狄之於中國無故而尚欲侵寇况殺其行
人乎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宣之謂乎

八月蒙古拖雷入武休破興元遂侵仙人關

蒙古拖雷分騎兵三萬入大散關攻破鳳州徑趨華陽
屠洋州攻武休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
軍民散走死于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
入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鱉山撤屋為筏渡加陵江入
關堡並江趨葭萌畧地至西水縣破城寨百四
十而還東軍屯于興元洋州之間以趨饒風關

蒙古主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

楚材奏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万户府專總軍政課
稅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著為令又率鎮海粘合與

之同事權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石抹威得卜激怒皇叔幹真使奏楚材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不宜重用因誣構百端必欲真於死地鎮海粘合重山等懼楚材曰何為強更張必有今日事楚材曰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自為諸公何預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蒙古主察幹真之誣逐其使者已而咸得卜為人所謂近侍曰楚材不校私讐真鞫治楚材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方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蒙古主私謂近侍曰楚材不校私讐真寬厚長者汝曹當效之蒙古主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物斛文簿具陳于前悉符楚材元奏之數笑曰卿何使錢幣流入如此即自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事無巨細一以委之

九月太廟火

丙戌夜臨安火延及太廟三省六部御史臺秘書省玉牒所惟丞相史彌遠府獨存蓋殿帥馮熈率衛卒力救之也帝素服減膳徹樂宰執降官封一等太常少卿度正國史院編脩官李心傳上疏言宗廟之制未合于古茲緣災異宜率行之詔兩省侍從臺諫集議之遂求直言籍田令徐清叟上疏乞為濟王置後以和異氣帝不

省

祭明

宣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聖人必謹書之蓋人以宗廟之重書之也姦臣擅竊國政而天子不能制况夷狄擾邊荼毒西蜀天下之變莫此為甚而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非所以見成乎

蒙古攻金河中取之

蒙古主圍河中急金完顏慶山奴棄京兆東還簽樞草火訛可元帥板子訛可懼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以守蒙古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晝夜力戰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竭城陷草火訛可猶親搏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板子訛可以敗卒三千奪船走闕鄉初板子訛可在鳳翔為監戰奉御六兒所制有隙及改河中總帥同赴召六兒遂譖訛可奉旨防秋畏怯違避金主信之至是怒其不能死節因杖殺之兩訛可皆內族一得賊好以草火燒之一嘗誤呼宮中牙牌為板子故時人因以別之史臣曰草訛可力戰而

續綱目卷之九

宋理宗皇帝四年

二

死後訛可亦力戰不死於陣而死於刑論者以為有近侍先入之言夫以贊御監軍既掣之肘又信其說以殺人金失政刑矣唐之亡生以迨侍監軍金蹈其轍哀哉

冬十月蜀口諸郡陷于蒙古

四川制置使桂如淵逃歸詔以李皇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趙彥呐副之知興元府初彥呐治西和五年安丙待之甚厚崔與之以彥呐大言無實必誤國事不可付以邊閫朝廷不從

蒙古伐高麗

以其殺使者者古也

十一月蒙古拖雷入饒風關十二月渡漢江金完顏合達移刺蒲阿自順陽還鄧州蒙古追之獲其輜重

拖雷攻饒風關入之由金州而東將趨汴京民皆入保城壁險阻以避之金主召宰執臺諫入議皆曰北軍冒

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為吾計者以兵也唯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堅壁清野彼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金主太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為養軍士今敵至不能迎戰徒以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為國天下其謂我何朕思之熟矣存亡有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詔諸將屯襄鄧十二月合達蒲阿帥諸軍入鄧州楊沃衍陳和尚武仙兵皆會之遂出屯順陽拖雷將兵屯漢江合達蒲阿召諸將議由光化截江與戰及放之渡而後戰孰是張惠接得木皆曰截江便縱之渡則我腹空虛必為所潰蒲阿曰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况自來乎未幾蒙古兵畢渡合達蒲阿始進至馬山合據地勢列步卒于前山騎士于山後蒙古兵現之竟不前陣散如雁翅轉山麓出金騎兵之後分三隊而來合達曰今日之勢未可戰也俄而蒙古騎兵突前金兵不得戰短兵接三合蒙古兵少却其在西者望蒲阿親軍環繞甲騎後而突之金蒲察定在力戰始退合達曰彼眾號三萬而輜重居其一今相持二三日彼不得食若乘其卻而擁之必勝矣蒲阿曰江路已絕

黃河不水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為遂不逐明日
蒙古兵忽不見邏騎還始知在光化對岸襄林中晝作
食夜不下馬已四日林外不聞音響合達蒲阿議入鄧
州就粮辰已間到林後蒙古忽至合達蒲阿迎戰交接
之際蒙古以百騎邀兩行省輜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
遠夜二鼓合達蒲阿乃入鄧州城懼軍士迷路鳴鐘招
之合達蒲阿隱其敗以大捷聞百官表賀諸相置酒省
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
言哉蓋以為實然也於是民保城壁者皆散
還御社不敬日蒙古游騎突至多被俘獲

廣義

分註載金主之言誠自有理然豈可付國之存
亡於天而不脩治哉此申包胥所以有人衆勝
天之說也詩云撤彼桑土網繆牖戶今
此下民或敢侮予金虜何足以知此

新作太廟

發明

唐文宗太和五年命有司葺太廟君子譏之寧
宗嘉定五年太廟屋壞既書于冊竟不聞有葺
治之舉意者當時隨宜修治故史筆亦不復錄耳至
於營繕宮館興造寺宇則代有增益况今太廟大災

依工

五年

金天興元年

春正月以孟珙為京西兵馬鈐轄屯棗陽

初珙父宗政知棗陽拓唐鄧蔡州壯士二萬餘人號忠
順軍命江海統之衆不服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
為三衆皆帖然珙又翔平堰于棗陽自城至軍四十八
里田八壘河經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
丈概由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入屯邊儲豐物珙
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至是以母
憂起復駐
劉棗陽

以史嵩之為京湖制置使

知襄陽府

蒙古窩闊台自白坡渡河次鄭州使其將速不臺圍金汴

京

金主聞蒙古兵趨汴召群臣議尚書令史揚居仁請乘其速至擊之平章白撒不從而遣麻斤出寺部民丁壯萬人開短堤夾河水以衛京城命夾谷撒合將步騎三萬巡河渡遷近京諸色軍家屬五十萬口入京城蒙古主用西夏人恤可計自河中由河清縣白坡渡河遣人馳報拖雷以師來會夾谷撒合行至封丘而還蒙古兵奄至麻斤出寺皆死丁壯得免者僅三百人蒙古主入鄭州遣速不臺攻汴城金主召群臣議所守有言木虎高琪所築裏城夾不可守外城諸軍不滿四萬而城周百二十里不能備守故議以遷避之民老軍又召在京軍官於上清宮平日防城得功者截長補短假借而用得百餘人又集京東西沿河舊屯兩都尉及衛州義軍凡四萬并丁壯二萬分置四面每面選千名飛虎軍以專放應然亦不能軍矣金主命翰林學士趙秉文為赦文改元布宣悔悟哀痛之意指事陳義辭情俱盡聞者莫不感勵洛陽人至於慟哭

金完顏合達移刺蒲阿引軍援汴及蒙古拖雷戰于三峰大敗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尚死之

蒙古兵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所過州縣無不降破遂自唐州以趨汴京金二行省自鄧州赴援步騎十五萬蒙古以騎三千尾之合達等謀曰敵兵止三千而我大戰是弱也金兵至鈞州沙河象占兵不戰而退金軍方盤營蒙古兵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食飲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有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合達等遂發蒙古兵自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金將楊汰術奪路得之金兵遂進次于三峯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兵與河北兵合四面圍之燬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夾擊之金軍自潰聲如崩山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遂走密縣楊汰術樊澤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死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蒲阿已失所在合達乃與陳和尚等以數百騎走入鈞州蒙古主在鄭州聞拖雷與金相持遣口溫不花老滿等赴之至則金軍已潰於是乃合攻鈞州擊其城外合達匿窟室中

城破蒙古兵發而殺之因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
合連耳今合連為我殺黃河為我有不降何待陳和尚
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
事象古兵士以數騎夾之詰拖雷問其姓名曰我忠孝
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
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
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劃口吻至耳
吳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灌醉而祝
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蒲阿走蒙古兵追躡
擒之械至官山拖雷欲降之往復數百言終不從唯曰
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

發明

書引軍援亦予其急君也書戰于三峯大敗謂
與警賊雖敗亦榮也陳和尚前有制回谷之勝
次有大昌原之勝迨夫三峯之潰自詰軍前奮發慷
慨畧不少屈其忠君之心誠矣觀其對蒙古之言至
今讀之令人毛竦苟非以大義貫徹於方寸者曷克
以臻此哉嗚呼是舉金之德將銳卒俱盡不復可為
矣夫乃非天意乎特
書死之予全義也

之 二月金陝西諸將棄潼關東還蒙古追及之于鐵嶺皆殺

廣義

偉哉陳和尚之豪傑也觀其死節之言
何其正大光明哉議者不可謂金無人

初金聞蒙古入饒風關遣徒單兀典行省關卿以備潼
關徙單百家為關陝總帥便宜行事百家馳入陝撈縣
鎮遷入大城糧斛輜重聚之陝州近山者入山寨避兵
會阿里合傳旨召兀典援汴兀典遂與潼關總帥納合
合閏秦藍總帥完顏重喜等帥軍十一萬騎五千盡撤
秦藍諸關之備從魏入陝同華閩鄉一帶軍糧數十萬
斛備關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蒙古兵近糧皆
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硤石倉粟會蒙
古游騎至殺掠不可勝計金守將李平以潼關降于蒙
古蒙古兵遂長驅至陝兀典發關鄉軍士各以老幼自
隨由西南徑入大山冰雪中將多叛去蒙古聞之自
盧氏以數百騎追及之山路積雪晝日凍釋泥淖及脛
隨軍婦女棄擲老幼哀號盈路行至鐵嶺欲戰而饑憊
於是重喜先降蒙古斬之于馬前金兵遂大潰兀典合

閩從教十騎走山谷
聞追騎擒之皆被殺

蒙古取金睢州遂圍歸德府不克

蒙古圍歸德金行省石蓋女魯歡命經歷
冀禹錫守禦禹錫竭其材智故得不陷

金復以完顏賽不為左丞相

先是完顏賽不謂都事商衝曰古來宰相必用文人以
其知為相之道賽不何所知使居此位吾恐他日史官
書其時以某為相而國亡遂請致仕至是蒙古攻汴日
急財匱援絕金主大懼平章政事白撒以為勢必講和
和議定則首相當往為質乃力請金主起復
賽不為相且括汴京民軍二十萬分隸諸帥

三月蒙古圍洛陽金整巡使強伸力戰却之

蒙古立砲攻洛陽城中唯三峯潰卒三四千及忠孝軍
百餘守禦而已留守撒合章疽發于背不能軍遂投壕
水死已而元帥任守貞復立府事及守貞援汴河南人
共推強伸為府僉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甫三日蒙

古兵圍其三面伸括衣帛為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
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放應大呼以懸于軍為號其敵
勢與萬眾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為鏃得蒙古兵一箭截
而為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過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
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
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

金遣曹王訛可為質于蒙古請和夏四月蒙古退軍河洛

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鄭州至汴諭金主降且索翰林
學士趙秉文街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婦順人家
屬移刺蒲阿妻子并編女鷹人等金主乃封荆王守純
子訛可為曹王命尚書左丞李暎送之蒙古為質以請
和諫議大夫裴滿阿虎帶為講和使未行蒙古速不臺
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攻具沿濠列水
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濠頃刻平十餘步平
章白撒以議和不敢與戰城中喧闐金主聞之從六七
騎出端門至舟橋時新雨津車駕忽出都人驚愕失措
但聽於道傍老幼遮擁至有誤觸金主衣者少頃宰相
拱官皆至進筵不受曰軍中暴露我何用此西角軍士
五六十輩進曰北兵填濠過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鏃恐

壞和事豈有此計邪金主曰朕以生靈之故稱臣進奉
無不順從止有一子養未長成今往作質子矣汝等
忍待曹王出鞬鞞不退汝等死戰未晚是日曹王行象
枯兵併力進攻金龍德宮造砲石取長嶽太湖盧壁假
山為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蒙古兵用砲
則不然破大砲或碌礮為二二三皆用之攢竹砲有至十
三稍者餘砲稱是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
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宮及芳
華王漢所折大小為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
枯布其上網索橫縛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
為障蒙古兵以火砲擊之隨即焚不可撲救父老所
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為之堅密如鐵受砲所擊
唯凹而已蒙古兵壕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
櫓壕深丈許闊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舖七置百許
人守之初白撒命築門外短牆安曲階隘容三二人得
過以防蒙古兵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乃不
能猝出此出已為蒙古所覺後又募死士千人穴城由
壕徑渡燒其砲座上懸紅紙燈為應約響起渡壕又
為蒙古所覺又放紙為文書其上至蒙古營則斷之
以誘被俘者識者謂宰相欲以紙為燈退敵難矣時

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錘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
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製圍半畝已上火點著鐵甲皆
透蒙古又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為窟間可容人則
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雷天雷順城
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逆無迹又有飛火槍
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唯畏
此二物蒙古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於是
金主母明惠皇后陵被發速不臺知不可取乃為好語
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邪金人因就應之乃遣戶部侍
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
賂之速不臺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參政赤蓋合喜
以守城為已功欲率百官入賀參政內族思烈曰城下
之盟春秋以為恥况以罷攻為可賀邪合喜怒曰社稷
不亡君后免難汝等不以為喜邪乃命趙秉文為表東
文曰春秋新宮災三日哭今園陵改元天興詔內外官
不當賀事乃已金主御端門肆赦改元天興詔內外官
民能完復州郡者功賞有差出金帛酒炙犒飲軍士減
御膳罷冗員放宮女上書不得稱聖改聖旨為制旨釋
衛紹王族禁錮汴京解嚴步
兵始出封丘門外采蔬薪

發明

金事浸不可為者徒以乞和蒙古圖存於亡譬猶阱中之鹿抑將安往徒將銳卒既盡而恢復之事無能為矣雖然有施必有報天理之相應女真憑陵中國竊據宋地而蒙古乘之若合符節然則金虜之亡烏足惜哉書此是以前著天道之不遠云

金命其平章政事完顏白撒致仕

白撒惟怯無能性復貪鄙軍士怨憤其不戰白撒不自安謂尚書令史元好問曰我妨賢路久矣得退為幸為我撰乞致仕表頃之金主已遣使持詔至其第令致仕軍士猶欲殺之白撒懼一夕數遷金主以親軍二百陰為之衛軍士無以泄其憤遂相率毀其別墅而後已

五月金汴京大疫

凡五十日諸門出柩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尋以疫後圍戶僧道醫師粥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之以助國用

發明

疫何以書記災也金自南遷以汴為本是時國祚傾危境內擾攘金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於四方者幾千人矣燕之疫癘大作民罹塗炭疫死五十日諸門出柩九十餘萬然則金之生靈豈不盡乎嗚呼金之見絕於天為可知矣金之不亡寧有是理哉故特謹而書之

廣義

兵燹之後必有疫厲饑饉相承何也蓋人不能堪不能聊生故也是以屢豐年之辭見詠於詩人者所以著王師之美也夷狄相殘豈有不損天地之和者哉

六月金徐州軍亂蒙古國安用入據之

徐州婦兵總領王祐張興都統封仙寺夜燒草場作亂逐行省徒單益都安用率兵入徐執祐寺軌之以封仙為元帥主徐州事

秋七月以陳貴誼同簽書樞密院事○金殺蒙古使者三十餘人

金飛虎卒申福寺殺蒙古行人唐慶寺三十餘人于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絕

蒙古國安用降金封為克王行東京尚書省事賜姓名

完顏用安

安用既得徐州金宿州東面總帥劉安國邳州杜政皆以州歸之安用遂據三州蒙古帥阿木魯聞之怒曰此三州我當取安用何人輒受其降遣將張進率兵入徐欲圖安用奪其州安用懼乃與徐州總帥王德全劫殺張進及海州元帥田福寺數百人與楊妙真絕乃還邳州會山東諸州及徐邳宿三州主帥刑白馬結盟誓歸金既盟諸將皆散去安用無所歸遂同德全安國因宿州從宜眾僧奴自通于金眾僧奴以聞未報而安用率兵萬人攻海州未至眾稍散去安用自知失計於是復金衣冠楊妙真怒安用叛已又懼為所圖乃悉屠安用家屬走還青州安用遂選兵分持期必得湯妙真金主遣近侍直長田世英持手詔至邳封拜安用且以空頭河朔山東赦文使得便宜從事安用始聞使至猶豫未決遣迎使者監于州廨問所以來使者對以封建事

安用意頗順明日日出見使者跪揖如等夷坐定語世英曰予向隨鞬韉兵攻汴嘗於開陽門下與侯準議內外夾擊此時鞬韉病死者衆士卒頭畜皆在京城若從吾言出軍中興久矣朝廷無一敢決者今日悔將何及言竟而起因使人取金所賜物遍視之喜見顏色乃設宴拜受如儀令主事常謹隨世英奉表入謝金主復遣世英賜以鐵券虎符龍文衣玉魚帶及郡王宣世襲千戶宣各十聽同盟可賜者賜之世英過徐德全安國說之曰朝廷恩命宜宜出自安用郡王宣吾二人最當得者乞就留之世英乃留郡王宣世襲千戶宣各二由是與安用有隙

發明

甚矣金人自取滅亡之道也初與虜和自救不暇而乃使其使者納其叛人蒙古既得以藉口又可以興師自是和議絕而金國亡矣豈不深可哀哉綱目特書以著其亡國之本

金恒山公武仙等會兵救汴八月遇蒙古于京水皆潰

初三峯之敗仙走南陽收潰軍得十萬人屯留山汴京被圍金主詔仙與鄧州行省完顏思烈鞏昌總帥完顏

忽斜虎合兵入據仙至密縣東遇蒙古兵即按軍眉山
店報思烈曰阻間結營待仙至俱進思烈急欲至汴不
聽金主又命樞密使赤盞合喜帥兵應仙思烈等至京
水蒙古乘之不戰而潰仙眾亦散走還留山合喜屯中
牟三日聞思烈軍潰即夜棄輜重馳還被
効廢居汴常軟上不樂後為崔立所殺

發明

凡善救未有不善者也然現其遇虜皆潰足可
以占人心天命之去留矣十萬之師不戰而潰
其難哉皆潰云者以為兵不能潰金自潰之焉耳夫
以十萬雄兵無故皆潰
金之不亡其可得耶

閏九月彗出于角

帝避殿戒膳撤樂詔中外臣僚指陳缺失無有隱諱諸
路監司察守令之貪廉仁暴及民間利便疾苦以聞

發明

彗者逆天戾之所疑其出乎角以列宿論之角則
為蛟亦悍戾之屬也是時江左粗安君無失德
意者權姦擅竊朝政夷狄竊發之機云爾寔豈有虛
生者乎以分注考之帝能避殿戒膳撤樂詔臣庶指

陳闕失則亦非漠然不知所警者此其所以延宋祀
於五十餘年而後亡也現綱目之所書則人心天道
皆可以占矣

高麗盡殺蒙古所署官蒙古伐之

高麗盡殺蒙古所署官魯花赤帥象
入海島蒙古職里搭伐之卒于軍

金括粟民間

金主以和議既絕懼兵再至乃復僉民兵為守禦備遂
括汴京粟以完顏暉穎等主之置局以推奉為名殊顯

諭民曰汝等當從實推唱果如一且糧盡令汝妻子作
軍食復能吝否既而罷括粟復以進奉取之且責官及

令民買進士第前御史大夫內族合周復觀進用建言
京城括粟尚可得百萬石金主乃命合周為參知政事

與左丞李蹊復括之合周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
三斗幼者半之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

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深刻者主之完顏久住尤
寡婦一口實豆六斗內有蓮子約三升久住尤

之矣執寡婦以令眾婦泣愬曰妾夫死于兵姑老不能
為養故雜蓬糶以自食耳非敢以為軍儲也且三升六
斗之餘也久住不聽竟杖死聞者股栗盡棄其餘于糞
溷中或白于李暉上輦慶曰白之參政及白合周合周
曰人云花又不損密又得成余謂花不損何由成密且
京城危急今欲存社稷那存百姓那眾莫敢言所括不
能三萬斛而滿城蕭然死者相枕貧富束手待斃而已
遂至人相食金主聞之命出太倉米作粥以食餓者翰
林直學士斜卯愛實嘆曰與其食之寧如勿奪為奉御
把奴前告金主怒送愛實有司賴近侍李大節救免
祭明 金主亂亡之事非一而貪吝之禍尤深既以股
損以予民忍為括粟民間強以攘奪名之乎况是時
人心已離雖盡出內帑痛自改厲尚恐不及矧又以
貪吝趨之哉直筆
書之亂益甚矣

廣義 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天故陸宣公曰財者民
根柢又行此乎譬則割股充饑上求得免而軀已損

矣果何益哉綱目書此其誌金人亡國之事歟

冬十月金盱眙守將以城來歸詔改為昭信軍○蒙古拖
雷死

拖雷生六子長蒙哥次木兒哥三忽
觀都四忽必烈五旭烈六阿里不哥

金以汪世顯為鞏昌便宜總帥

初世顯以戰功為征行從宜分治陝西西路時調度窘
迫世顯發家貲率豪右助邊鄰郡效之軍餉遂足金主
以忽斜虎為鞏昌總帥世顯同知府事三人盡忠固守
以抗蒙古及忽斜虎勤王東下而潰乃以世顯代之世
顯勵志自奮
糧械精贍

十一月金完顏用安襲徐州不克

用安欲圖山東累徵兵于徐宿王德全劉安國不應會
金主以密詔徵兵東方用安因聲言入援駐師徐州城

下以招德全德全不出殺封仙而遣社政出城會劉安
國與宿帥衆僧奴引兵入援至臨渙用安遣人殺安國
因攻徐州三月不能下退歸連水以軍食不給來乞糧
朝廷陽許之用安即日改從宋衣冠而陰通于金糧乏
卒多流亡

十二月皇太后楊氏崩

謚曰恭聖仁烈外朝以
日易月宮中行三年喪

蒙古遣使來議伐金許之

蒙古再遣王檄來京湖議夾攻金史嵩之以聞朝臣皆
以為可遂復讐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宜和海上海之盟厥
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嵩之報使許之
嵩之乃遣鄒伸之往報蒙古許侯成功以河南地來歸

發明

宋金世讐理宜報伐然借力於虜以伐之此又
無可取焉宣和海上海之盟為可鑒矣春秋隱二
年書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唐為魯地此蓋費
誓所謂徐戎在魯東郊之境者魯君與之結盟脩好

成札訖事而無他虞然春秋惡其以中國與夷狄盟
故書時書月書日以深謹之夫夷狄無信王者外而
不內烏可與之通和遣使與之其功耶况蒙古在宋
尤為桀黠理宗惟務復讐反信其所不當信因來議
伐即命許之故綱目前書遣使如蒙古此書許之所
以見是盟乃宋人所欲非出于蒙古之請其所以致
入寇之漸者皆宋人自取之耳書法若此其惡宋之
意為何如耶自古會盟多矣未有中國先通於夷狄
者使宋之君臣有人心則必愧死死亡地矣雖
然後之欲輕信夷狄者其為殷鑒豈不明哉

廣義

嗚呼蒙古來議夾攻讐金者即晉人假道以愚
虞人之謂也史嵩之甘受蒙古之愚而不慮焉
夫以張宣殺速不罕之時蒙古即曰宋自食言背盟
棄好則今日之事曲直有歸斯言也何其切齒之甚邪
觀此則知其中心藏之以為後日興兵之端也必矣
今者遣使來議伐金其意以為金亡則宋可坐而致
也且夷狄難以信義交昔者宣和海上海之盟口血未
乾貪心即繼是以汴宋卒為亡遼之續嗚呼汴宋協
亡金而南宋終為蒙古所有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

之世趙范何其獨見之明也曰然則何為而可曰自強其國嚴邊陲以備蒙古相時勢以報殘金則庶乎其可也若夫成功則天也豈人力之所為哉

金主守緒出奔河北蒙古速不臺復圍汴

汴京糧盡援絕勢益危急召諸臣入議或言歸德四面皆水可以自保或言宜沿西山入鄧或言設欲入鄧蒙古速不臺在汝州不如取陳蔡路轉往鄧下金主未決乃起院判白華為右司郎中問之華言歸德城雖堅久而食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既汝州有速不臺則鄧下亦不可往計今事勢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汝州戰不如下途戰半途戰不如出城戰蓋我軍食力猶在也若出京益遠軍食益減馬食野草事益難矣若我軍便得戰存亡決此一幸外則可以激三軍之氣內則可以慰都人之心或止為避遷之計人心顧戀家業未必毅然從行可詳審之金主不從而集軍士於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諸將佐合辭奏曰聖主不可親出止可命將金主欲以蒲察官奴為馬軍帥高顯為步軍帥劉益副之三人者欲奉命參政內族訛出曰汝輩把

不知高下國家大事敢易承邪眾默然唯官奴曰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亦中止遂以右丞相賽不章白撒右副元帥訛出左丞相李璣元帥左監軍徒單百家等帥諸軍扈從參政奴申樞副兼知開封習捏阿不裏城四面都總領珠顆外城元帥東面把撒合南面木甲咬住西面崔立北面李木魯買奴等留守乃紿府庫及內府器皿宮人衣服賜將士民間闕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留汴日今食盡坐視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日金主使賽不章言曰前日巡狩之議為白華改今往汝州索戰矣金主答曰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別大慟至開陽門詔諭留守兵事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毋以不預進發之數便謂無功若保守無虞將來功賞豈在戰士下聞者皆灑泣是日翟昌元帥忽斜虎援兵至言于金主曰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竈不可往不如幸秦鞏金主遂決意東行進次黃陵岡白撒擊蒙古降其兩寨得河朔降將金主赦之授以印符群臣固請以河朔諸將前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當有嚮應者溫敦昌孫曰太后中宮皆在南京北行萬一不如意聖主孤身欲何所為若在歸德更五六月不能還京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為便

白撒曰聖體不便鞍馬且不可令蒙古兵知帝所在今
可駐歸德臣等率降將往東平候諸軍到可一鼓而下
因而經畧河朔且空河海之軍官奴曰衛州有糧可取
白撒曰京師且不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為邪金主惑之
遂一意向河朔蒙古速不
臺聞金主棄汴復進圍之

祭明

子以爲無出失其國也春秋紀侯大去其國君
而不顧也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祀義莫重
焉委而去之無貶乎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也
非身之所能爲則當效死而弗去以道言之不以其
所以養人者害人亦可去而不守於斯二者顧所擇
何如耳然則擬諸太玉去郊之事其可以無愧矣曰
太王去郊從之者如歸市金主出奔日以微戒則可
亦畧相似臣故撫胡氏傳意以祭明之

已祭

六年

金天興春正月金主守緒濟河使完顏白撒攻衛州

與蒙古兵戰大敗金主走歸德白撒伏誅

金主遣使徵糧于歸德總帥石盡女魯歡送糧千五百
石至蒲城東六軍給糧盡因留船二百張布爲帷金主
遂乘以濟河會大風後軍不克濟蒙古回古乃追擊于
南岸金元帥賀都喜力戰而死金兵溺者近千人金上
次于北岸望之震懼遂次于漚麻岡遣白撒帥師攻衛
州至城下以御旗招之城中不應蒙古聞之自河南渡
河白撒遂退師蒙古史天澤以騎兵踵其後戰于白公
廟金師敗績白撒棄軍東遁元帥劉益上黨公張開皆
爲民家所殺金主進次魏樓村猶欲俟蒙古兵至決戰
少頃白撒至倉皇言軍已潰北兵近在隄外請幸歸德
金主遂與副元帥合里合罕六七人夜登舟潛渡河走
奉御木甲塔失不往汴京奉迎太后及后妃諸軍怨憤
奉御乃暴白撒罪殺之初潁河居民聞金主比渡築垣
塞戶潛伏洞穴及見蒲察官奴一軍號令明肅所過無
絲髮犯老幼婦女無復畏避及白撒往衛州縱軍四掠
哭聲滿野所過丘墟一飯之費至數十金公私皇皇民
始思叛故衛城堅守而蒙古之費追無來援者以至於敗

祭明

爲將則既知白撒無能前既命之致事今復舉之

能效死一戰而乃兵敗逃回則是臣不急君也走者
匹夫輕身之事金主雖云夷狄帝有中不原弗克與
決戰同死社稷而乃效匹夫之行走歸德意圖苟
免不亦賤乎白撒欺君誤國罪在不赦前史以殺之
為文則是以無罪待之味討賊之至公也至綱目變
文直書伏誅以正其罪然則亂臣賊子始無駐足之
地矣

唐義

殺金之禍白撒致之也故分註曰

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作亂以梁王從恪監國而幽之自
為太師尚書令都元帥以城降蒙古

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敗始大懼時
速不臺攻城日急內外不通米外至銀二兩殍死相望
搢紳士女多行乞于市至有自食妻子者諸皮器物皆
資充饑貴家第宅市樓肆皆撤以焚及金主遺使至
汴奉迎兩宮人情益不安西面元帥崔立性淫狡因民
洵卜潛謀作亂左司都事元好問謂習捏阿不曰自車

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皆謂國家欲
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習捏阿不曰吾二人惟有一死
爾好問曰死一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如其不
然徒欲以一身飽五十紅納軍亦謂之死邪習捏阿不
不答時兩宮已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
復馳還汴京明日崔立拔劍指完顏奴申及習捏阿不
曰京城危困已極二公坐視何也二相曰有事當好議
之何遽如是立麾其黨先殺習捏阿不次殺奴申及左
司郎中納合德輝等十餘人即諭百姓曰吾為二相閉
門無謀今殺之為汝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立遂勒
兵入宮集百官議所立上曰衛紹王太子從恪其妹公
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往召從
恪至以太后誥命為梁王監國百官拜舞立自為太師
檢其黨皆拜官元好問亦為左右司員外郎遂送款詣
速不臺軍速不臺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速不
臺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速不臺益喜
始信其實降也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
女聚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以為不足乃禁民間
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致數人死者未幾遷梁王及宗族

近屬于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荆王府為已私
第取內府珍玩克實之群小附和請建功德碑翟奕以
尚書省命翰林直學士王若虛為文若虛私謂好問曰
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
愈然我姑以理論之乃謂奕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
為言奕曰丞相以京師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若虛
曰李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
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為主帥頌功
德而可取信于後世者乎奕雖殘虐聞之不能對而去
事遂得已史臣曰崔立乘時僭竊大肆淫虐其為罪不
容誅矣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落崔立之
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
乎爾者也
豈不信哉

發明

作亂者悖逆之詞崔立奉命留守便當竭力備
禦死生以之可也顧乃射一時之利萌不臣之
心以者不以者也君之儲嗣幽之於別室國之土地
敵之於他人其罪不容誅矣蓋君臣天地之大義討
賊天下之至刑豈以醜虜之故而遂廢
討賊之義哉故直書以著其不赦之罪

蒙古圍金亳州○三月金蒲察官奴作亂殺左丞相李蹊
等金主以官奴權參知政事

金主在歸德隨駕親軍及河北潰軍漸集石蓋女魯權
懼不能給白于金主乞遣出城及就糧于徐陳宿三州
金主不得已從之止留元帥蒲察官奴忠孝馬軍四百
五十人馬用軍七百人於城中諸軍既出城金主召官
奴謂曰女魯歡盡散衛兵卿當小心官奴以馬用本歸
德小校一旦拔起心常輕之又以金主時獨召用計事
而不及已因謀圖用時蒙古忒木解圍亳州且日遣兵
薄婦德民心搖上官奴請北渡河再圖恢復女魯歡沮
之官奴不悅乃私與完顏用安謀邀金主幸海州金主
不從官奴積怨異志益定李蹊以問金主深憂之乃諭
馬軍總領統石烈阿里合內族習頭陰察其動靜阿里
合反以金主意告官奴金主復懼官奴馬用相圖因以
為亂命宰執置酒和解之馬用即撤備官奴乘隙率眾
攻用殺之遂以卒五十人守行宮劫朝官聚於都水毛
花葦宅以兵監之驅女魯歡至其家悉出所有金貝然
後殺之乃遣都尉馬實被甲持刃劫直長把奴申於金

主前金主擲所擲劍於地謂實曰為我言于元帥我左
右止有此人且留待我實乃退官奴因大殺朝官李蹊
以下凡三百人軍士死者三千人薄暮官奴提兵入見
言女魯歡等及臣殺之矣金主不得已暴女魯歡罪而
以官奴權
參知政事

發明

五服五章所以嘉有德五刑五用所以討有罪
此人君賞罰之權不可一日而少緩也蓋有德

不賞無以勸善有罪不討無以懲惡是時官奴恣橫
擅竊朝政復因私憤濫殺大臣其罪可勝誅乎金主
雖虞播遷之中不可一日廢法即當暴白其罪肆諸
市朝則一軍整肅人皆用命矣夫何縱其所為畧無
可否不能討罪反加以官則賞罰之權弛而誰為之
警懼哉異時幽於照碧惟日悲傷嗚呼亦晚矣直書
于冊交
賤之也

夏四月葬恭聖仁烈皇后○金崔立執其主之后妃及梁
王從恪等送蒙古軍蒙古速不臺殺從恪等以后妃北還

崔立以天子袞冕后服進于速不臺又括在城金銀搜
索薰灌訊掠慘酷貴族富人不堪其毒竊相語曰攻城
之後七八日中諸門出葬者凡百萬人恨不早預其數
而值此也立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
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立
遂以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梁王及荆王守純諸妃嬪
凡車三十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銜聖公孔元措名
儒梁陟及三教醫流工匠繡女赴青城速不臺殺一土
及族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于微
欽之時速不臺入汴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
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而已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
降矢石一發則屠之汴京既陷速不臺遣使言于蒙古
主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
之馳見蒙古主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
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蒙古主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
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
無所得是徒勞也乃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
時避兵在汴者尚百四十萬戶皆得保全遂為定制
發明 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
殺其兄蓋報施之道如嚮之應聲影之隨形出

續綱目卷之九十一 宋理宗皇帝 四

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有毫釐之差錯乎歷觀夷狄之猾夏者未始無報劉聰兄弟竊晉土宇執晉懷愍未幾身弒而國亡唐安祿山背君作亂卒死於其子慶緒之手五代契丹德光乘晉入寇卒有殺胡林之亡金阿骨打崛起沙漠僭號稱尊完顏歲繼之滅遼侵宋然而前書金劫二帝及后妃北去此書蒙古殺果王以后妃北還百年之間前後一轍非天道之報施耶蓋宋雖中微猶延數世金人遁蔡旋踵而亡此蓋天厭夷德特假手蒙古以賞猾夏之罪爾合前後書法觀之則人心天道安可誣哉後之恃天倖以為安而逞憑陵之勢者可以鑒矣此綱目善善長惡惡短意之深

孟珙擊金武仙于順陽破走之遂復鄧州

金唐鄧行省武仙次于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移刺瑗相犄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珙逼天錫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俘將士四百餘人又敗金人于呂堰俘獲不可勝計遂

攻順陽武仙敗走馬蹬山縣令李英及由州安撫張林皆以城降移刺瑗孤立而懼遣使請降珙納之為易水冠以賓札見於是降者相繼珙言于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為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之

五月金蒲察官奴襲敗蒙古軍于亳州

初衛州白公廟之潰官奴母為蒙古所獲金主命官奴因其母以計請和官奴乃密與武木斛言欲劫金主以降武木斛信之還其母因定和計官奴乃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金主又密令官奴以金銀牌與未使而拘之遂定斫營之策五月五日祭天軍中陰有火槍戰具官奴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守隄邏卒徑至王家寺武木斛之營金主衛北門繫舟待之慮不勝則走徐州四更接戰忠孝軍卻而復進官奴以小船分軍五十七出柵外腹背攻之持火槍突入蒙古軍中武木斛不能支遂大潰溺死三千五百人官奴盡焚其柵而還遂真拜左副元帥參知政事命冒頭總軍以守亳州

廣義 官奴以計歸母可謂得矣但醜虜特一事之偶
合於理耳其他傷敗彘倫滅絕天理者可殫述
邪

金蒲察官奴幽其主守緒于照碧堂六月官奴伏誅

官奴既攻武木解勢益暴橫居金主于照碧堂禁近無
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惟日悲泣語近侍云自古無不亡
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人為死此奴所囚耳於是內
侍局令宋珪奏御女奚烈完出吾古孫愛實等密謀討
官奴且聞蔡州城堅池深兵衆糧廣咸勸幸之以救饑
窘會蔡息陳頴等州便宜總帥烏古論鑄運米四百斛
至歸德且請臨幸金主意遂決及官奴自亳州還金主
諭以幸蔡官奴力陳不可至於扼腕頓足意趣叵測因
出號于衆曰敢言南遷者斬衆以官奴為無君讒金主
早為計金主遂與珪等謀召宰相議事而令完出伏于
照碧堂門間官奴進見完出從後刺其肋金主亦拔劍
斫之官奴中割投城下以走完出愛實追殺之忠孝軍
聞變皆擐甲完出請金主親撫慰之於是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其亂

發明

官奴前既恣情悖逆擅殺朝臣金主苟能按罪
行辟豈容但已而乃姑息是務復加以官則是
縱賊不討養成亂階者矣既而亳州倖勝勢亦暴橫
茲因遷蔡之謀遂起無君之念既幽其主益肆姦貪
其罪不已甚乎然前史皆以追殺為文則是權衡倒
施而亂臣賊子無所懲戒矣故綱目褒文而直書伏
誅以正其罪

蒙古取洛陽金中京留守強伸死之

金主以強伸守中京有功降詔褒諭授中京留守又以
參政內族思烈自南山領軍十餘萬入洛行省事伸建
一堂於洛川驛東名曰報恩刻詔文于石願以死自效
已而蒙古自汴驅思烈之子于金昌府東門下誘思烈
降思烈命左右射之聞崔立之憂病不能語而死總帥
烏林答胡士代行省事伸行總帥府事月餘糧盡軍民
稍散蒙古兵復至陳于洛南伸陳于水北蒙古占韓兀帥
匹馬立水濱招降伸躍而射之韓奔還陳率步卒數百
奪橋伸旗手一卒獨出柝之殺數人伸即手解都統銀
牌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

屏謂之迷魂牆蒙古以五百騎追之伸率卒二百鼓譟
而出蒙古退走胡士以蒙古兵強即以輕騎挈妻子出
奔蔡州於是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
死士數十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
擁迫而行將見蒙古帥塔察伸語不遜兵卒因好語誘
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當貸汝命伸不從左右持使北
面伸拘項南
向遂殺之

發明

強伸之守洛陽宣力既久其忠國之心誠矣糧
盡援絕兵敗被執拘項南向屹然不從苟非以
生為輕以義為重者曷克慷慨以殺身
哉死得其正宜乎書以全節予之也

金主守緒走蔡州

金主留元帥王壁守滎德遂走蔡州時久雨朝士扈從
者徒行泥水中撥青棗為糧足腫明日至亳州金
主黃衣皂笠金免鵝帶以青黃旗二導前黃繼擁後從
者二三百人馬五十五匹而已行次城中父若拜伏道左
金主遣近侍諭以國家
令汝塗炭朕亦無足言
者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

呼萬歲泣下留一日進次亳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中
高艾滿目無一人迹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為之一動
及入蔡父老羅拜於道見金主儀衛蕭條莫不感泣金
主亦歎歎遂以完顏忽斜虎為尚書右丞總領省院事
烏古論鎬為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權參知政事
李木魯小婁室簽書樞密院事忽斜虎有文武材事無
巨細率親為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奉金
主幸秦鞏之志近侍父困睢陽幸即汝陽之安皆娶妻
營業不願遷徙日夕進言西幸不便金主信之忽斜虎
惟深居燕坐瞑目太息而已時蒙古兵去蔡差遠商販
頗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脩見山亭為遊息
之所忽斜虎切諫乃止忽斜虎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
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兵威稍
振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
不復幾於罵詈忽斜虎縛德杖之金主諭忽斜虎曰此
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忽斜虎對曰
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則不
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
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
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易前轍不宜愛克厥

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自是無復敢犯
法者是時從官近侍皆窮乏悉取給于烏舌論鎬上不
能人滿其欲日夕交譖于金主至以尚食關供為
言金主怒遂疎鎬上以被譖憂憤成疾多不視事

發明

走者匹夫輕身之事賤之之詞也金主勢雖危
迫浸不可為然亦當背城一戰同死社稷則不

失國君之義也金虜盜竊中原傳世十葉故綱目亦
休息復矣為耶金虜諸侯之例待之意以千乘之君不能

不得已以中國諸侯之例待之而自明而徒東奔西走無時
自強而下效正夫賤者之行輕身而走謂之何哉自

走蔡州金氏之亡于茲决矣特書曰走深敗之也

廣義

嗚呼昔也金虜肆毒于徽欽今也蒙古肆毒于
金虜報復之理何足怪哉易屯之上六日乘馬

班如泣血連如其守緒之謂乎

蒙古以孔元措襲封衍聖公

從耶律楚材之請也

秋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于馬蹬山降其衆而還

武仙愛將劉儀詣珙降珙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砦
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峒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

破石穴未可圖也若破離金砦則峒山沙窩孤立矣珙
乃遣兵攻離金掩殺幾盡是夕復令壯士擣王子山砦

斬金將首而出遂圍馬蹬殺戮山積還至沙窩西與金
人遇大捷未幾丁順復破候里砦於是仙之九砦六

日破其七珙召儀曰此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為
我招之乎儀請選婦人三百偽逃歸懷招安榜以往珙

料仙勢窮蹙必上峒山絕頂窺伺乃令樊文彬駐軍其
下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

措枕籍崖谷山為之赭殺其將兀沙惹擒七百三十人
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言仙謀往商州

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
刻召文彬等受方畧明日攻石穴丙夜蓐食塔行晨至

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
時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已遂破石穴仙走

追及于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又
敗之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珙還襄

襄陽

發明

凡與讐戰皆春秋之所予是故莊公及齊師戰于乾時敗績君子以為能與讐戰雖敗亦禁何以不言公賤之也公本志親釋怨欲納讐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為復讐與之戰也今宋師之戰乃為復讐而發非乾時之戰可比若以復讐事則此戰為義戰而直書大敗以示榮也則其義亦深切矣

八月史嵩之以兵會蒙古將塔察兒伐金取唐州金使抹

撚兀典等行省院事于息州

蒙古都元帥塔察兒使王楸至襄陽約攻蔡州史嵩之先以兵會伐唐州金將烏古論黑漢戰死城遂降官軍駐于息州之南降者日衆息州刺史烏古論忽魯懼請益兵為備金主以參知政事抹撚兀典簽書樞密院學士魯中婁室帥忠孝等五百往將行金主諭之曰北兵所以常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以忽魯畏縮命夾谷九住代之塔察兒

博爾忽之從孫也

發明

書伐金何予嵩之也自金虜猾夏江沱宴安數世矣有能以復讐為念者綱目之所予也取者收奪之名唐州宋之故地今既克之曷不書復而書取蓋復讐固為義師然與夷狄合謀借兵報怨是乃不能辨其族類則雖成功亦可醜矣故不書復而書取所以深罪宋也噫大羊之群人安可入哉此綱目予而未盡予之詞也

九月朔日食○金人來乞糧不許

金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糧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即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幣為贖朕若受財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獲數千人悉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疲弊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為謀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亡及于我者必及于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者亦為彼

也卿其以此意曉之
阿虎帶至朝廷不許

發明

宋立國江左奄上不振久矣前書金來請和

神人之憤中國之氣庶幾伸矣然後可見中國有必
報之讐人心有必奮之志醜虜跋扈不足平焉其與
晉人運糧以濟苻丕之急者詎不大相懸絕哉宋人
此幸差強人意故書予之君子內夏外夷之意可見
爾

蒙古塔察兒圍金蔡州冬十月史嵩之使孟珙等帥師會

之

九月金主拜天子節度使廳群臣陪從成礼金主戒諭
之因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
士湧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
城衆既出接戰蒙古兵奔潰塔察兒以數百騎復駐城
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復薄城分築長
壘圍之史嵩之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

赴蒙古之約塔察兒大喜益修攻具斷水之聲聞於城
中城中益恐徃徃竊議投降金忽斜虎日以國家恩澤
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禦備未嘗入私宰軍民感
奮始有固志十一月南北兩軍以攻具薄城金盡籍民
丁防守民力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木
石金主親出撫諭之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遮其歸路
得降人言蔡城中饑珙曰已窘矣當盡死守之以防突
圍珙與塔察兒約南北軍毋相犯十二月塔察兒遣張
柔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鉤二卒以去柔中流矢如蝟
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明旦珙殊死戰進逼柴潭立
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為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
拔柴潭樓蔡州恃潭為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
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
畏珙召麾下飲酒再行謂曰造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
能射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决而注之洄可立
待遂鑿隄潭果决入汝水珙命實以薪葦蒙古亦决練
江於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
老穉熬為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
金總帥孛魯中委室帥精銳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束
藁沃油其上將燒兩軍寨及砲具蒙古兵先斃之伏于

隱處挽強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衆
室僅以身免兩軍合攻西城克之因墮其城先是忽斜
虎命築寨浚濠為備及西城墮兩軍皆未能入但於城
上立柵自蔽忽斜虎摘三面精銳日夕戰禦金主謂侍
臣曰我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
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
淫暴亂之君等為亡國獨為此介介耳又曰亡國之君
往往為人囚繫或為俘獻或辱於階庭閉之空谷朕必
不至於此卿等覘之朕志決矣以御用器血賞戰士已
而微服率兵夜出東城謀遁去及柵遇敵兵戰而還殺
廐馬以犒將士然其勢不可為已

廣義

分註載金主告侍臣之言則知其強強過於徽欽之無耻多矣

金徐州降于蒙古行省右丞相完顏賽不

時徐州節度使郭野驢約源州叛將麻琮襲破徐州徐
州將士以蔡州被圍又迫於蒙古兵議出降賽不弗從
恐被執乃投河求死軍士援出之
卒自縊死麻琮遂以州降蒙古

賽不

守或不誠可謂不辱君命者矣行省徐州為若

不謂之烈丈夫乎嗚呼賽不甫亡城弗克守

以史彌遠為太師左丞相鄭清之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

薛極為樞密使喬行簡陳貴誼參知政事○封史彌遠為

會稽郡王奉朝請彌遠尋卒

彌遠拜左相一日以疾求解政詔彌遠有定策大功勳
勞王室宜加優禮於是授保寧昭信節度使克醴泉觀
使封會稽郡王奉朝請二子一婿五孫皆加官秩越八
日而卒彌遠為相凡二十六年用事專且久權傾內小
初欵反韓侂胄所為故故召賢才老成布於朝廷乃濟
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邊事任儉士以居臺諫一時君
子貶斥殆盡帝德終其立已
唯言是從故恩寵終其身

祭明

南宋姦臣若秦檜彌遠惡均罪等然秦檜之卒
蜀為書死而彌遠獨書卒乎原其情也彌遠誅

仇胃則討賊之心公收名賢則輔君之義正雖有廢
立之嫌濟王之死漸賤正士然擁宰立理未必非公
斥豈若秦檜欺君辱國忘耻事讐而遺害於社稷君
父之比也故檜書死而彌遠則書卒苟不權其輕重
而槩書以示賤又何以為王道之
權衡哉此秦檜彌遠是非之斷也

十一月刑部侍郎梁成大等有罪免

時成大權刑部侍郎有旨黜之提奉鴻禧覲刑部尚書
兼給事中莫澤論成大暴狠貪婪苟賤無耻遂寢祠命
既而臺臣交劾莫澤貪淫伎害工部尚書李知孝侵欲
無厭皆罷之蓋三人皆黨附史彌遠排斥諸賢而成大
尤心術險巇凡可賊害忠良者率攘臂為之四方賂遺
列置堂廡導賓客觀之飲其效尤雖知孝亦鄙其為人
至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
同傳耳卒皆賤死天下快之

發明

成大黨附彌遠驟得美官排斥諸賢竊據高位
誠清朝之所宜黜也帝能免之宜矣故特書有

示罪以
賤

廣義

成大等既曰有罪何不去其官蓋書其官者所
以見理宗爵及惡德也有罪免者又所以見其
罰不當罪也學者
味之其義得矣

詔改元

史稱遠卒帝始親政勵精求治鄭清之亦慨然以天下
為已任收詔賢才擢之朝廷下詔改明年紀元端平

曾從龍宣繒免○以洪咨夔王遂為監察御史

帝親政五日即召咨夔為禮部員外郎入對帝問以今
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心布公道因乞召
用崔與之真德秀魏了翁帝納之翌日與王遂並拜御
史咨夔謂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
因上疏乞權歸人主政出中書以致平治之道且劾資
政殿李士表詔仇視善類諂附史彌遠詔奪祠祿又
論趙善湘鄭損陳駭納賂史彌遠怙勢肆姦夫江淮荆
襄蜀漢人心罪狀顯著詔善相有討李全功特寢免駭
損皆
落職

十二月薛祗免

極與胡桀聶子述趙汝述附史
彌遠最親用事時人謂之四木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九終

其會茶所

